

資治通鑑
外紀

二

化圖書館

athw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fu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資治通鑑外紀卷第四

宋 京兆萬年劉

恕 編集

周紀二

起重光協洽盡屠維大荒落凡一百一十九年

平王

元年王以西都偏戎晉文侯鄭武公秦襄公夾輔王
徙居東都王城王勞晉鄭賜之盟質曰世相起也命
晉文侯為侯伯賜秬鬯圭瓚封秦襄公為諸侯賜岐
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秦公逐戎即有其
地與誓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
禮自以為居西垂主少皞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其牲

用駟駒黃牛羝羊各一 初鄭桓公將襲鄆先問鄆之豪傑良臣辯智果敢之士盡書其官爵名姓擇鄆之良田賂之設壇場郭門之外而埋之釁之以雞豕若盟狀鄆君以為內難盡殺其良臣至是武公取史伯所云號鄆十邑之地前華後河右洛左濟主芣騶而食漆洧為鄭國焉武公代父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鄭之變風始作周室衰微諸侯彊并弱齊秦晉漸大政由方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時詩不能復雅謂之王國變風

二年邢侯大破北戎 魯孝公薨于惠公弗湟立

四年燕頃侯薨子哀侯立

五年宋戴公薨子武公司空立 秦襄公伐戎至岐

薨子文公立

六年燕哀侯薨子鄭侯立 秦文公居西垂宮

七年楚若敖薨子熊坎立是爲霄敖

九年蔡釐侯薨子共侯興立 秦文公東獵至汧渭

之會曰昔周邑我秦羸於此後卒獲爲諸侯乃因非
子舊虛而營邑之

十一年蔡共侯薨子戴侯立 曹惠伯薨子石甫立

其弟武殺石甫而代立是爲繆公

十三年初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傲於國曰自卿
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
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
之以訓導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
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褻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導
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朦不失誦以訓御之於
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衛人頌其德為賦淇澳武公
薨子莊公楊立 楚霄教薨子熊駒立是為蚡冒
十四年曹繆公薨子栢公終生立
十五年秦文公作鄜時用三牢郊祭白帝而雍旁故

深以

有吳陽武時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
州積高神明之奧故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聚蓋黃
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措紳者不
道

十六年陳平公薨子文公圍立

十八年秦初有史以紀事

二十年初祀東樓公生西樓公西樓公生題公題公
生謀娶公當厲王時是歲薨子武公立祀之年始可
紀

二十一年蔡戴侯薨子宣公考父立秦文公伐戎

戎敗走公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
二十三年初宋武公之世鄭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
禦之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鄭瞞長狄國名防風
氏之後武公薨子宣公力立

二十四年秦文公獲若石于陳倉北阪城以一牢祠
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
星從東南來集于祠城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雞夜
鳴命曰陳寶

二十五年秦初有三族皐 晉文侯薨子昭侯伯立
自絳徙都翼

二十六年晉始亂封文侯季弟成師于曲沃是爲栢
叔曲沃大於翼栢叔時年五十八好德靖侯庶孫欒
賓傳之晉國之衆皆附君子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
末大於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 陳文公薨長子栢
公鮑立

二十七年初鄭武公嘗欲伐胡以女娶胡君因問羣
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曰胡可伐武公
怒曰胡兄弟之國奈何伐之戮關其思胡君以爲親
已不設備鄭人襲胡取之武公薨子莊公寤生立
二十八年鄭莊公封弟段於京謂之京城大叔

三十年楚蚡冒薨子熊通殺太子而代立是爲武王
或云熊通蚡冒弟也

三十二年晉大臣潘父弒昭侯納曲沃桓叔桓叔欲
入翼晉人發兵攻之桓叔敗歸晉人誅潘父立昭侯
子平是爲孝侯

三十六年衛莊公薨子桓公完立

三十八年衛桓公庶弟州吁驕奢公絀之州吁出奔
四十年齊莊公薨子釐公祿父立 晉曲沃桓叔卒

子莊伯鱣立

四十一年晉不再雪

四十二年燕鄭侯薨子繆侯立 宋宣公病謂其弟
和曰父死子繼兄死弟及天下通義也我其立和和
三讓而受之公薨和立是爲穆公 狄攻翼至于晉
郊

四十七年晉曲沃莊伯攻翼弑孝侯晉人攻莊伯莊
伯復入曲沃晉人立孝侯子郟爲晉侯自是曲沃彊
於晉

四十八年晉無雲而雷 初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
之禮於天子王使史角往魯公止之其後在魯 惠
公敗宋師于黃 惠公長庶子息姑娶於宋宋女至

而好公奪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爲夫人公薨魯人立息姑是爲隱公

劉恕曰春秋隱公不書卽位左氏曰攝也公羊曰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凡隱之立爲相立也穀梁曰君之不取爲公將以讓相也夫非已有而總其事謂之攝已有之而推與人謂之讓攝則非讓讓則非攝也惠公愛少子立爲太子公薨國人_{不與而立}隱公隱承襲有國嘗曰先君有太子矣吾將讓焉雖有是語非誠而僞眷戀君位莫能踐言桓公僕望十年隱不推避羽父伺其間隙遂

成篡奪虛詞兆禍隱實爲之桓公立而曰隱攝也
久不歸政而吾取之後世惑焉春秋誅意故不書
卽位謂之公而無異辭明其當立也左氏取桓之
說則曰隱攝公羊穀梁信隱詐矣乃曰讓國俱失
之也

四十九年夏四月鄭太叔段叛莊公伐之五月辛丑
太叔出奔共衛州吁求與之友 衛伐鄭取廩延
冬十月鄭以王師虢師伐衛虢文王弟虢叔之後是
爲西虢

五十年夏莒入向莒嬴姓少皞之後武王封茲輿期

於莒初都計後徙莒向姜姓 魯司空無駭入極極
附庸國或云戎邑冬鄭伐衛 是時周既陵遲戎逼
諸夏自隴山以東及乎伊洛往往有戎於是渭首有
狄獠封冀之戎涇北有義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
渭南有驪戎伊洛間有楊拒泉臯之戎潁首以西有
蠻氏之戎

五十一年春三月壬戌王崩太子洩父蚤死立其子
林是為桓王 秋宋穆公疾立兄宣公子與夷曰吾
不可以負宣公八月庚辰公薨與夷立是為殤公

桓王

元年春衛州吁收聚亡人襲殺桓公自立爲衛君夏
宋陳蔡衛伐鄭秋魯會諸侯復伐鄭敗之九月衛人
殺州吁冬十二月立桓公弟晉是爲宣公 邾侵衛
二年春曲沃莊伯以鄭邢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
晉侯奔隨 夏四月鄭侵衛衛以燕師伐鄭六月鄭
敗燕于北制南燕姑姓伯爵黃帝之後 曲沃叛王
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晉侯子光是爲哀侯 衛
入邾 九月邾鄭以王師伐宋邾曹姓武王封陸終
第五子安苗裔挾爲附庸居邾自挾至邾子克儀父
十二世始見於春秋 冬十二月宋伐鄭 是歲秦

文公太子卒賜謚殍公立其長子爲太子

三年春晉人逆晉侯郤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

夏五月庚申鄭侵陳 秋宋取鄭長葛

四年春滕侯薨 秋七月魯伐邾 是歲秦文公薨

太子寧公立年十歲 晉曲沃莊伯卒子稱立

五年蔡宣公薨子桓侯封人立

六年春三月癸酉魯大雨霖庚辰大雨雪 夏鄭伐

宋 冬北戎侵鄭十一月甲寅鄭敗戎 是歲秦寧

公徙居郟之平陽伐蕩社

七年夏五月齊魯鄭伐宋六月壬戌魯敗宋于菅鄭

伯入郕及防皆歸于魯 秋七月宋衛入鄭蔡人從
之伐戴八月壬戌鄭圍戴戴國也 九月戊寅鄭入
宋 冬齊鄭入郕 是歲秦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
蕩社或云西夷國也

八年秋七月齊鄭魯伐許壬午入許許莊公奔衛鄭
莊公奉許莊公之弟許叔居許東偏許姜姓與齊同
祖武王封文叔於許以奉太岳之祀文叔之後曰德
男曰伯封曰孝男曰靖男曰康男曰武公曰文公興
父曰莊公弟莊公之後桓公鄭疑卽許叔也 息伐
鄭敗還息姬姓 冬十月鄭以虢師伐宋壬戌敗宋

魯公子翬諂謂隱公曰百姓便君君其遂立吾請
爲君殺允君以我爲相隱公不許翬懼允聞而誅之
反譖公於允曰公欲去子子其圖之請爲子殺公允
許諾十一月公祭鐘巫館于寯氏壬辰翬使人殺公
于寯氏而立允是爲桓公

九年秋魯大水是歲燕繆侯薨子宣侯立

十年春宋華父督弑殤公召穆公子馮于鄭而立之
是爲莊公 秋九月魯人杞

十一年春晉曲沃伯稱伐翼韓萬御戎獲晉哀侯及
欒共叔晉人立哀侯子是爲小子侯曲沃伯止欒共

叔曰苟無死吾以子見天子令子爲上卿制晉國之
政辭曰民非父不生非君食不長非師教不知故壹
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從君而貳君焉用之遂鬪
而歿初武王子封於韓宣王時爲侯伯平王時爲晉
所滅韓萬曲沃桓叔之子食邑於韓以韓爲氏萬孫
曰簡是爲定伯簡生武子子輿或云萬生求伯求伯
生子輿藥共叔藥賓子也 冬芮伯萬之母芮姜逐
芮伯出居于魏芮魏皆姬姓魏者舜禹所都之地南
枕河曲北涉汾水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平桓之世
魏之變風始作後爲晉獻公所滅

十二年秋秦侵芮敗還冬王師秦師圍魏取芮伯而東之是歲曲沃伯稱弑晉哀侯

十三年春正月陳桓公薨弟佗殺太子免而自立

秋王以諸侯伐鄭王卒大敗鄭射王中臂魯大雩

是歲戎逆芮伯于郊

劉恕曰西周昭王始衰穆王盤游無度共懿孝夷陵遲至厲王而大壞宣王脩振綱紀天下翕然宗周幽王無道平王東遷晉鄭夾輔諸侯賓從自桓王伐鄭師敗王傷天子威令下同列國吳楚越本南裔小國迭爲盟主而東周之王無中主之才歷

二十世至赧王卒不振而亡滅詩云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言天下之亂月益甚也

十四年春楚武王侵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請周尊楚周不從隨姬姓

夏北戎伐齊鄭救齊六月敗戎是歲蔡人殺陳侯佗桓公子躍蔡出也蔡人立躍是爲厲公

十五年冬曲沃伯稱誘殺晉小子侯

十六年夏楚伐隨敗之隨侯逸秋楚熊通怒曰吾先

鬻熊文王師也成王舉我先公居楚蠻夷皆率服而
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爲武王與隨人盟而去
楚始開濮地而有之 冬王命虢仲伐曲沃立晉哀
侯弟緡爲晉侯 是歲杞武公薨子靖公立 秦寧
公立伐蕩氏取之公薨庶長弗忌威壘三父廢太子
而立公少子爲君年五歲是爲出子出子母魯姬與
太子異母

十七年夏楚及巴伐鄧敗之巴姬姓鄧曼姓 秋虢
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梁嬴姓荀賈皆姬姓
十八年春曹桓公薨太子莊公射姑立 虢大夫詹

父以王師伐虢夏虢公出奔虞 秋秦納芮伯萬于
芮 虞公弟虞叔伐虞虞公出奔共池 冬齊衛鄭
伐魯

十九年春鄭人將與隨絞州蓼伐楚楚敗鄭於蒲騷
鄭絞州蓼皆近楚小國州姜姓蓼皐陶之後偃姓

初鄭莊公娶鄧曼生太子忽又娶宋雍氏女曰雍姑
生突夏莊公薨昭公忽立宋莊公誘執鄭卿祭仲使
立突祭仲許之以突歸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
立突是爲厲公 初衛宣公爲太子伋取於齊女而
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朔與其母愬伋於公公令伋之

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宣公乃立朔為太子

二十年冬魯鄭伐宋 楚伐絞敗之 是歲陳厲公薨子完不得立立公弟林是為莊公 衛宣公薨太子惠公朔立

二十一年春楚伐羅為羅所敗羅熊姓 鄭以紀魯及齊宋衛燕戰

二十二年秋八月壬申魯御廩災 冬宋以諸侯伐

及齊宋衛燕戰

鄭敗之取牛首齊僖公子諸兒糺小白小白母衛女也公使鮑叔牙傳之鮑叔曰君知臣之不肖臣知棄矣召忽曰吾觀小白必不爲後穎上人管仲夷吾曰不然國人惡糺之母以及糺而憐小白之無母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是歲僖公薨襄公諸兒立燕宣侯薨桓侯立徙都臨易秦庶長三父等令人賊殺出子復立寧公故太子是爲武公

二十三年春鄭厲公患祭仲專欲殺之不克夏厲公出奔蔡祭仲迎昭公六月乙亥入鄭許叔入于許秋鄭厲公因櫟人殺檀伯而居櫟冬諸侯伐鄭

納厲公不克而還宋頗予厲公兵自守於櫟鄭亦不敢伐 是歲王崩子莊王佗立 秦伐彭戲氏于華山

莊王

元年夏諸侯伐鄭 冬十一月衛左公子洩右公子職攻惠公立太子伋弟黔牟為君惠公奔齊 是歲鄭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長狄榮如衛人獲其季弟簡如

二年夏齊侵魯 蔡桓侯薨弟哀侯獻舞立 秋魯宋伐邾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辛卯鄭高渠彌與

昭公出獵射殺昭公于野祭仲與渠彌不敢入厲公
更立昭公弟公子亶爲君無謚號謂之子亶 是歲
秦討庶長三父等弑出子罪夷其族

三年春魯桓公及夫人文姜如齊齊襄公通其妹文
姜桓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齊饗公公醉齊使公
子彭生抱桓公因摺其脅桓公死于車魯人立太子
同是爲莊公齊豎曼曰彭生無盡言而諛行力成吾
君之禍以構二國之怨其得免乎未幾魯人告于齊
請得彭生以除醜齊人殺彭生 齊襄公爲公子時
嘗與鄭子亶會鬪相仇秋襄公師于首止會諸侯祭

仲請子亶無行子亶曰齊疆而突居櫟不往卽帥諸
侯伐我納突往何遽必辱我不如往高渠彌相祭仲
稱疾不行子亶至不謝齊襄公襄公怒伏甲殺子亶
輟高渠彌祭仲逆子亶弟公子嬰於陳而立之是爲
鄭子儀 周公黑肩欲弑莊王而立王弟克辛伯告
王王殺周公克奔燕

四年陳莊公薨少弟宣公杵臼立

五年宋莊公薨子閔公捷立

六年春齊魯伐衛 夏五月葬桓王 秋紀季以鄫

入齊紀於是乎始判 是歲燕桓侯薨子莊公立

七年春周召隨侯數以立楚爲王楚武王怒隨背已
三月伐隨武王薨兵罷子文王熊貲立始都郢
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八年冬諸侯伐衛納惠公

九年夏衛惠公入衛誅左右公子衛君黔牟奔周
冬楚文王伐申還伐鄧申姜姓伯爵 是歲秦武公
伐邽冀戎初縣之

十年夏恒星不見星隕如雨 秋魯無麥苗 是歲
秦初縣杜 鄭滅小虢

十一年夏魯及齊圍邾邾降于齊 齊襄公誅殺不

當淫於婦人數欺大臣政令無常羣弟恐禍及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冬十二月齊大夫連稱管至父弑襄公立公季父夷仲年之子公孫無知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

十二年春齊大夫雍廩殺無知告齊人曰無知弑君自立臣謹行誅唯大夫更立公子之當立者公子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傒及國人陰召小白於莒小白曰管仲知召忽彊武我不得入也鮑叔曰事若不濟老臣死之公子猶免也夏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

死以誤管仲已而載温車中馳行管仲使人報魯魯
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小白先入高傒立之是爲
桓公發兵拒魯秋與魯戰于乾時魯兵敗走桓公使
鮑叔爲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幸得從君君竟以立
使不凍餒君之賜也君將治齊高傒叔牙足矣君若
欲伯王非管夷吾不可其所居之國國必重寬惠柔
良忠信結於百姓制禮義可法於四方決獄折中執
枹鼓於軍門士卒賈勇五者臣皆不如夫管子民之
父母也將治其子不可弃其父母公曰夷吾射寡人
中鉤而濱于死鮑叔曰君若宥而反之猶是也魯致

政於夷吾則能弱齊矣不受必將殺之公曰夷吾受
魯之政乎鮑叔曰夷吾欲定齊國之社稷必不受也
君亟迎之公曰施伯魯之謀臣也知吾將用之必不
予我鮑子曰君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殺之
召忽管仲讎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圍魯施伯
謂魯莊公曰此非欲戮之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
國必得志於天下今彼在齊長為魯國憂矣不如殺
而以其尸授之莊公殺子糾于生竇將殺管仲齊使
者請曰寡君若不生得之以徇於國為羣臣戮是君
與寡君之賊比非敝邑所請也使臣不敢受命莊公

許之使吏鞞其拳膠其目盛之以鴟夷置之車中以
予之召忽謂管仲曰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
爲生臣忽爲死臣生者成名死者成行子其勉之遂
自殺鮑叔迎受管仲及堂阜而稅桎梏比至三轡三
浴之齊被而見桓公公問曰社稷可定乎對曰伯王
可定也公曰吾不敢至於此定社稷而已管仲曰君
免臣於死臣之幸也若祿齊國之政而不死糾也臣
不敢走出至門公反之曰伯可勉乎管仲再拜曰君
承伯臣敢不承命桓公問曰先君襄公不聽國政唯
女是崇田狩畢弋戎士凍餒吾恐社稷之不血食也

爲此若何對曰聖王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
民之事四民勿使雜處士就閒燕工就官府商就市
井農就田野制國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
五公及國子高子皆帥五鄉參國起案以爲三官臣
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公
曰吾欲修政以干時管子曰國未安宜脩舊法擇其
善者而用之滋無財而敬百姓桓公曰國安矣其可
乎管仲曰未可公曰吾士不練吾兵不實請修兵管
子曰內奪民用士勸於勇亂之本也外犯諸侯民多
怨也齊國危矣公不聽令四封之內脩兵關市之征

後之以勇授祿鮑叔謂管仲曰國彌亂如何管仲曰
國中之政夷吾爲焉未有敢犯者旣而朝之爭祿刳
頸者不絕鮑叔曰母乃害乎管仲曰此皆貪民也諸
侯之爲義者莫肯入齊齊之爲義者莫肯仕此夷吾
所患也管仲謂公曰與其厚於兵不如厚於人君若
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小國皆有守禦之備君若欲
速得志於天下諸侯作內政而寓軍令焉分齊國爲
三軍田獵因以賞罰管子制五家爲軌十軌爲里四
里爲連十連爲鄉五人爲伍軌長帥之五十人爲小
戎里有司帥之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二千人爲旅

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卒伍定乎里而軍政成乎郊連其什伍居處同樂死生同憂旣福共之故夜戰則其聲相聞晝戰則其目相見緩急足以相死君有此教士三萬人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莫之能禦鄉長進賢使役官官長期而書伐選其官之賢者而用之公召與之語訾相其質而授之升以爲上卿之佐謂之三選公曰伍鄙若何管子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曰制鄙三十家爲邑十邑爲卒十卒爲鄉三鄉爲縣十縣爲屬五屬立五大夫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擇寡

功者而謫之蔽明蔽賢下比者皆有罪公曰吾欲籍
於臺雉樹木六畜及籍於人如何管子曰此隱情也
唯官山海爲可海王之國謹正鹽筴則百倍歸于上
人無以避數也鐵官之數及其餘輕重準此而行舉
臂勝事無不服籍政旣成矣以守則固以征則彊公
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可乎管子曰鄰國未親也反其
侵地無受其資以安四鄰爲游士八十人多其資幣
使周游於四方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公曰齊國寡
甲兵管子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鞮楯
一戟小罪謫以金分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乃矯箭

爲矢鑄金爲刃甲兵大足公曰吾欲誅大國之不道者管仲曰愛四封之內而后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安卿大夫家而后可以危救敵之國賜小國地而后可以誅大國之不道者舉賢良而后可以廢慢法鄙賤之民先王必有置也而后有廢必有利也而后有害桓公大說將相管仲對曰斧鉞之人幸屬署領非臣之任也公固授之管仲受相三日公曰寡人有大邪三好田好酒好色可以爲國乎對曰惡則惡矣然非急也人君唯優與不敏爲不可優則亾衆不敏則不及事公曰吾子就舍異日圖之對曰何待異日隰

朋聰明捷給可令爲東國賓胥無堅強以良可以爲
西土衛國之教危以傳公子啓方可游于衛魯好邇
而訓於禮公子舉可游於魯楚巧文以利不立大義
而好小信曹孫宿可游於楚行三使者結三國之交
而後退 桓公郊迎客甯戚飯牛於車下擊牛角悲
而商歌公聞之曰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賜之衣冠
明日與之語公大說將任之羣臣曰客衛人去齊五
百里不若使人問之固賢人也任之未晚公曰問之
恐其有小惡以小惡而忘其大美此所以失天下士
也且人固難全宜用其長遂授之以政管仲相三月

請論百官曰進退閑習臣不如隰朋請立爲大行藝
粟盡地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爲大司田三軍之士視
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爲大司馬決獄折中
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爲大理進諫不避死亾臣不如
東郭牙請立爲大諫五子可治國彊兵矣公令皆任
其事受令於管子管子曰今天子微弱聘享不上公
其弱彊繼絕帥諸侯以起周室公曰善管仲又請賞
於國以及諸侯諸侯行事善者以重幣賀之其臣諫
而善者以璽問之齊有龍鬪管仲謂桓公曰天使使
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飭左右玄服祭之天下聞之

曰神哉齊侯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
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也故知者役使鬼神而愚
者信之

劉恕曰古之長民者興事動作必謀於衆廢置遷
徙悉因人心愚者難與慮始黔首信惑靈怪故聖
人設鬼神以懼之爲卜筮以斷之以神道設教而
天下服矣泥者爲之捨弃人事專信詭譎以管仲
之知因齊衆以威諸侯可也佗人則近於罔矣蓋
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
罔以非類也

桓公立政去食肉之獸食粟之鳥係置之罔三舉而百姓說

十三年春齊桓公曰魯與寡人近其救宋也疾寡人將誅焉管仲曰有土之君不勤於兵不忌於辱不輔其過則社稷安不然則危公不聽與師伐魯莊公逆戰敗齊于長勺夏六月齊宋伐魯魯敗宋于乘丘秋九月楚敗蔡于莘虜蔡哀侯以歸已而釋之楚彊陵江漢間小國小國畏之初齊桓公亡過譚譚無禮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伐譚譚子奔莒

開

十四年夏宋侵魯敗還 秋宋大水

十五年秋宋南宮萬弒閔公立公子游爲君冬十月
蕭叔大心及宋之諸公子共擊殺萬之子牛殺子游
而立閔公弟御說是爲桓公萬奔陳宋人請于陳醢
之 是歲王崩子釐王胡齊立 鄭祭仲卒

釐王

元年春齊桓公會諸侯于北杏遂人不至夏齊滅遂
初齊桓公敗於長勺曰吾兵尚少吾參圍之安能
圍我乃脩兵同甲十萬車五千乘謂管仲曰吾士旣
練吾兵旣多寡人欲服魯管仲喟然嘆曰齊國危矣

君不競於德而競於兵天下之國帶甲十萬者不鮮
吾欲發小兵以服大兵內失吾衆諸侯設備吾人設
詐國欲無危得乎公不聽伐魯魯不敢戰去國五十
里而爲之關請比關內以從于齊齊亦毋得侵魯桓
公許諾冬魯人請盟于柯曰魯小國也固不帶劍今
而帶劍是交兵聞于諸侯君不如已請去兵桓公曰
諾令從者毋以兵魯莊公好力魯人曹劌以勇力進
管仲諫曰曹鄙堅強以忌不可以約取也桓公不聽
莊公曹劌俱懷劍至壇上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自
承曰魯國去境數百今去境五十里惟死而已均之

死也戮死於君前管仲鮑叔進曹劌按劒當兩堦之
閒曰魯城壞壓齊境二君將改圖無有進者管仲曰
君歸侵地以汶爲境桓公許諾退而欲倍其約管仲
曰貪小利以自快棄信于諸侯不如與之乃割曹劌
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桓公歸而修於政不修兵革
自圉辟人以過弭師是歲杞靖公薨子共公立
二年夏單伯會諸侯伐宋鄭厲公自櫟侵鄭獲大
夫甫瑕要以求入瑕許之六月甲子瑕殺子儀而納
厲公厲公卽位謂甫瑕曰子事君有二心瑕曰重德
不報誠然哉遂誅之楚滅息秋七月楚入蔡

三年春齊桓公始伯楚亦始大 秋諸侯為宋伐郟
郟邾挾之後夷父顏有功于周其子友別封為附庸
居郟曾孫犁來始見春秋附從齊桓公以尊周室命
為小邾子 鄭侵宋 是歲曲沃伯稱伐晉侯緡滅
之盡以其寶器賂獻于周復徙都絳

四年夏諸侯伐鄭 秋楚伐鄭 冬王使虢公命曲

沃伯以一軍為晉侯列為諸侯通在曲沃即位三十
八年矣 是歲秦武公薨初以人從死從死者六十
六人子白不立封平陽立其弟德公 邾子克薨子
瑣立

開

五年王崩子惠王闋立 晉武公薨子獻公詭諸立
秦德公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
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鄜時

惠王

元年夏魯莊公追戎于濟西 秋魯有蝨 冬巴伐
楚是歲秦德公初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禦蠱災德
公薨長子宣公立

二年春楚文王禦巴大敗於津還伐黃敗之及湫有
疾曰常侍筦蘇數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則不安
曠之而不穀得焉當及吾身爵之乃進爲五大夫又

曰申侯伯善持養吾意吾所欲則先爲之與處則安
曠之而不穀喪焉當及吾身遠之於是送而行之夏
六月庚申王薨子熊羆立是爲杜敖黃羸姓 秋周
大夫邊伯等五人作亂奉莊王子子頹伐王不克子
頹奔衛衛燕伐周冬立子頹

三年夏惠王奔鄭之櫟 冬鄭厲公見虢公謀納王
虢公許之

四年夏鄭虢同伐王城王歸京師殺子頹及五大夫
五月鄭厲公薨子文公捷立 是歲杞共公薨子德
公立或云惠公

五年初陳宣公娶陳女生太子御寇後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春殺御寇御寇素愛厲公子完完懼既及奔齊爲工正食菜於田或爲田氏其後完卒謚敬仲是歲楚杜敖欲殺其弟熊頽頽奔隨與隨襲殺杜敖而代立是爲成王 晉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伐克驪戎滅驪子獲驪姬以歸立爲夫人與其娣皆有寵公謂史蘇曰克國得妃吉孰大焉史蘇曰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臣之不信國之福也出告大夫曰晉以男戎勝戎戎必以女戎勝晉寡德而安俘女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王亾無日矣郭

偃曰讒口之亂不過三五挾小鯁也可以小戕而不能喪國懼則甚矣亡猶未也 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

六年夏魯莊公如齊觀社曹劌諫曰齊弃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君爲是舉而往觀之何以訓民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不聞諸侯相會祀也公不聽遂行 晉桓莊之族偏獻公與士蔿謀去之 秋魯丹桓宮楹是歲曹莊公薨子僖公夷立 楚成王初卽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楚地千里使人獻天子天子賜

昨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

七年春魯刻桓宮桷匠師慶言於莊公曰聖王公之先封者遺後人之法使無陷於惡其爲後世昭前之令聞也先君儉而君侈今德替矣 魯莊公娶于齊秋夫人哀姜至公使宗婦覲用幣宗人夏父展曰非故也公曰君作故對曰君作而順則故之逆則書其逆也臣懼書於後不敢不告 是時戎閒在中國與諸夏盟會伊洛戎彊東侵魯及曹

八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秋魯大水 晉城

聚處羣公子冬晉獻公圍聚盡殺羣公子 是歲衛

通鑑卷之四 周紀二
惠公薨子懿公赤立

九年夏晉城絳以深其宮

晉公子亾奔虢秋冬虢

再侵晉

十年冬王使召伯廖賜齊桓公命

桓公嘗謂管仲

曰寡人之有仲父也猶飛鴻之有羽翼也濟大水之有舟楫也對曰齊國百姓公之本也人憂飢而稅歛重人懼死而刑政險人傷勞而舉事不時桓公曰聞命矣明日朝於太廟之門定令於百吏稅者百一鍾田二歲而稅一歲飢弛而稅市書而不賦澤梁時縱孤幼不刑近者示以忠信遠者示以禮義公將東游

管仲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
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
之亾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桓公命曰寶法管仲復
於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無方而
富者生也任之重者莫如身塗之畏者莫如口期而
遠者莫如年公問治民於管仲對曰牧民者必知其
疾憂之以德勿懼以罪勿止以力桓公嘗之平陵見
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對曰有子九人家貧無以
妻之傭而未返也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管仲曰公
待所見而施惠則齊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管

仲曰令丈夫二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 桓公嘗田於麥丘見邑人問其年對曰八十三矣公曰美哉壽乎子以子之壽祝寡人麥丘人曰祝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以人爲寶公曰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其復之曰祝主君無惡下問賢者在傍諫者得入公曰善哉言必三曰無使羣臣百姓得罪於吾君亦無使吾君得罪於羣臣百姓公怫然作色曰吾聞子得罪於父臣得罪於君未聞君得罪於臣也子更之邑人曰子得罪於父可因姑姊叔父而解臣得罪於君可因便僻左右而謝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君

得罪於臣孰爲謝而赦之公曰寡人得吾子於此社稷之福也扶而載之自御以歸禮之於朝封之以麥丘而議政焉 相公出游於野見亾國故城問於野人對曰郭氏之墟公曰郭氏曷爲而墟野人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亾也公歸以語管仲管仲曰其人爲誰公曰不知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於是公招野人而賞之昔郭君出亾謂御者曰吾渴欲飲御者進清酒曰吾飢欲食御者進脯梁糗君曰何備也御者曰臣儲之爲君之出亾而道飢渴也君曰

子知吾且亾何以不諫御者曰君喜諛而惡至言臣
恐先郭亾是以不諫郭君作色而怒御者轉其詞曰
天下無賢而君獨賢而君獨賢是以亾也君伏軾而
喜枕御膝而寢御易以土而亾去郭君身死中野爲
虎狼所食

十一年春齊伐衛敗之 晉獻公太子申生及秦穆
公夫人母曰齊姜早死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其女
弟生夷吾獻公子八人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驪
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問於優施曰吾欲作大
事而難三公子之徒安始而可對曰申生小心精絜

而不忍人精必愚而易辱愚不知避難雖欲無遷其
得乎優施先讒太子驪姬又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
五言於公使太子主曲沃二公子主蒲與屈公曰曲
沃吾先祖宗廟所在而蒲邊秦屈邊狄不使諸子居
之我懼焉夏使申生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遠
此三子唯二姬之子在絳乃生之言太子由是得罪
史蘇朝告大夫曰亂本生矣又生男其天道也天彊
其毒民疾其態其亂生矣獻公將黜太子而立奚齊
里克曰史蘇之言將及矣荀息曰事君竭力以役事
不聞違命平鄭曰事君者從其義不阿其惑必立太

于里克曰我不佞雖不識義亦不阿惑蒸于武公公稱疾使奚齊蒞事猛足言於太子曰伯氏不出奚齊在廟子盍圖乎太子曰棄命不敬作令不孝又何圖焉 晉獻公田見翟祖之氛歸寢不寐卻叔虎朝公語之出遇士蒍曰翟祖之君好專利而无忌其臣競諂以求媚君若伐之可克也士蒍以告公說乃伐翟祖克之 秋楚伐鄭諸侯救鄭楚師夜遁 冬魯饑臧文仲言於莊公曰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於齊公命文仲以鬯圭玉磬如齊告糴曰天災流行戾于弊邑饑饉薦降民羸幾卒大懼乏周公太公之命祀

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弊器敢告滯
積以紓執事齊歸其玉而予之糴 是歲邾子瑣薨
子公文遽蒞立

十二年夏鄭侵許 秋魯有蜚

十三年冬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桓公救燕請助於
魯魯人謀曰師行數千里入北狄之地必不反矣齊
伐山戎剌令支斬孤竹擒狄王敗胡貉破屠何而寇
騎始服九夷海濱莫不來聽燕莊公送桓公出境桓
公曰吾非天子不可無禮於燕因割燕君所至地與
之使復修召公之政納貢天子如成康時桓公欲移

兵伐魯管仲曰伐遠誅近鄰國不親非伯王之道魯
必事楚是我一舉而兩失也宜以所得山戎寶器進
周公之廟桓公從之諸侯聞之皆奉桓公之令管
仲曰君教諸侯爲民聚食桓公乃告諸侯必足三年
之食以其餘修兵革不足者齊助之發客或欲見
桓公請仕上官授祿千鐘管仲曰君予之客聞之曰
取人以人者其去人也亦用人吾不仕矣秦宣公
薨子九人莫立立其弟成公
十四年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未發而聞於國管仲
曰國必有聖人公曰日之役者有倚杵而上視者意

其是邪令役者無得相代少頃東郭垂至管仲曰子
言伐莒者對曰然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
臣聞君子有三色優然樂喜者鐘鼓之色愀然愁悴
者衰經之色悻然充滿者兵革之色臣望君之在臺
上有兵革之色君喏而不唸所言者莒也舉臂而指
所當者莒也臣意諸侯之未服者唯莒乎臣故言之
桓公尊祿而厚禮之公起兵伐莒魯君下令丁男悉
發五尺童子皆至桓公嘗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
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
無故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強伐國之志也見

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
曰君舍衛乎公曰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
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公曰善仲父治
外夫人治內寡人不爲諸侯笑矣 薛伯薨

十五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問於內史過曰何
神也對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有爽德協於丹朱
丹朱憑身以儀之生穆王實臨照周之子孫而既福
之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土今虢少荒其亾乎王
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帥狸姓奉犧牲
粢盛玉帛往獻焉無有祈也虢公亦使祝史請土焉

內史過曰號必亾矣動匱百姓以逞其違離民怒神
而求利焉不亦難乎 初魯莊公夫人哀姜無子娣
叔姜生子啓公愛孟女生子般欲立般爲後公弟三
人曰慶父叔牙季友夏六月公疾問嗣於叔牙叔牙
曰一繼一及魯之常也慶父在君何憂公患之問於
季友季友曰請以死立般公曰曩者叔牙欲立慶父
奈何季友以君命酖殺叔牙而立其子爲叔孫氏八
月癸亥莊公薨子般卽位冬十月己未慶父使圉人
犂弑子般於次季友母陳女故奔陳齊人以叔姜故
立啓是爲閔公 曹釐公薨子昭公班立昔堯莖成

陽舜漁雷澤曹之民俗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
穡薄衣食以致畜積夾於魯衛閒又寡患難末時富
而無教乃更驕侈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昭公好奢
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十六年春狄伐邢齊救邢 冬晉獻公作二軍公將
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師未出
士蒍言於公曰太子君之貳也而帥下軍無乃不可
乎公曰寡人在上申生在下士蒍曰下不可以貳上
闕而變敗弗能補也可以陵小難以征國君其圖之
公曰寡人有子而制焉非子之憂也士蒍出語人曰

太子不得立矣行之克也將以害之若其不克因以
罪之無以避罪不如逃之太子聞之曰爲人子者患
不從不患無名爲人臣者患不勤不患無祿遂行與
公伐滅霍魏耿太子還讒言彌興公爲太子城曲沃
賜趙夙耿畢萬魏爲大夫霍公求奔齊晉大旱卜之
曰霍太山爲祟使趙夙召霍公復之耿姬姓趙夙叔
帶五世之孫公明子也畢萬畢公高之後其後從所
封故晉有魏氏

十七年春虢公敗大戎于渭汭 魯哀姜與慶父通
欲殺閔公而立慶父秋八月辛丑慶父使卜齮賊公

于武闈年十歲季友聞之自陳與閔公庶兄申適邾
請魯求內之魯人欲誅慶父慶父奔莒季友奉申入
魯立之是爲僖公哀姜奔邾季友以賂求慶父於莒
莒人歸之慶父請奔弗聽乃使大夫奚斯行哭而往
慶父聞奚斯音乃自殺其後爲孟孫氏 衛懿公淫
樂奢侈百姓大臣不服冬十二月狄伐衛其民曰君
之所與祿位者鶴也所貴富者官人也君使鶴與官
人余焉能戰皆潰去狄敗衛于熒澤遂滅衛殺懿公
盡食其肉獨舍其肝懿公之臣弘演使遠而至呼天
而號曰臣請爲表因自刺其腹內懿公之肝而死齊

桓公聞之曰衛之亾也以無道有臣如此不可不存
乃救衛自惠公朔之讒殺太子伋至其子懿公國人
常欲敗之至是衛人欲立伋之後伋子死而代伋死
者壽又無子伋同母弟二人黔牟嘗爲君而敗季曰
昭伯頑已死宋桓公收衛遺民立昭伯子申是爲戴
公東徙都曹是月戴公卒迎其弟燬於齊而立之是
爲文公文公初立輕賦平罪身自勞與百姓同苦
晉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申生甚好仁而彊
寬惠而慈於民謂君惑我必亂國盍殺我無以一妾
亂百姓公曰夫豈惠其民而不惠其父乎驪姬曰君

盍老而授之政公曰不可能絕於我必能害我爾勿
憂吾將圖之驪姬曰臯落狄朝夕苛我邊鄙君盍使
之伐狄若不勝狄濟其罪可也勝狄則善用衆矣求
必益廣乃可厚圖也公說使申生伐東山里克諫曰
君居太子行未有此也公曰立太子之道三身鈞以
年年同以愛愛疑決之卜筮子無謀吾父子之間太
子謂里克曰君賜我以偏衣金玦何也里克曰孺子
何懼敬賢於請勉之乎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矣狐
突嘆曰以庖衣純而玦之以金銑者寒之甚矣胡可
恃也至于稷桑狄人出逆申生欲戰狐突曰不可國

君好內適子殆社稷危况危身于狄以起讒于內也
申生曰君之使我非歡也抑欲測吾心也不戰而反
我罪滋厚戰死猶有令名焉果敗狄而反讒言益起
狐突杜門不出君子曰善溪謀也 秦成公薨于七
人莫立立其弟任好是爲繆公 虢公夢在廟有神
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于西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
帝命曰使晉襲於爾門公拜稽首覺召史嚚占之對
曰蓐收天之刑神也公囚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
告其族曰嘉其夢侈必展天奪之鑿而益其疾也民
疾其態天又誑之內外無親吾不忍俟也以其族適

晉

十八年春初齊桓公謂管仲曰寡人有千歲之食無百歲之壽今有疾病姑樂乎管子曰諾令縣鐘磬陳歌舞竽瑟之樂日殺數十牛者數旬群臣諫曰狄伐邢衛不可不救公曰非寡人之國也子無事焉公起行筍虞之間視管子曰樂乎對曰君在鐘磬之間有四面兵革之憂令不行於天下臣所謂哀非樂也桓公於是伐鐘磬之縣併歌舞之樂帥諸侯救邢邢潰而逐狄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桓公予車百乘卒千人男女不淫牛馬選具 桓公聞魯哀姜與慶父

亂以危魯秋召于邾而殺之 楚伐鄭 九月魯敗邾 冬魯敗莒 魯僖公以汶陽及費封季友其後為季孫氏與叔孫孟孫氏是為三桓

十九年春齊桓公帥諸侯城楚丘衛文公徙都之其畜散而無育桓公與之繫馬三百車三百乘甲五千天下知桓公仁非為已動故歸之桓公輕諸侯之幣而重其禮齊以豹皮徃小侯以鹿皮報齊以馬徃小侯以犬報使者垂橐而入糶載而歸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而莫敢背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使關市幾而不征以為諸侯利築葵茲晏負夏領釜丘

以禦戎狄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丘以衛諸夏定三革
隱五刃大國慙媿小國附協魯梁爲綈萊莒有柴田
楚鹿代狐白皮管仲勸桓公皆厚以金幣買之其民
釋農事而作綈治柴取鹿狐已而齊閉關不通使諸
國糴貴魯梁萊莒楚代之民多降齊管仲嘗會國用
三分二在賓客懼而復之公曰入者說出者譽粟盡
則生貨散則聚君人者名之爲貴財安可有管仲曰
此君之明也 夏晉會虞伐虢滅下陽 秋虢公敗
戎于桑田 冬楚伐鄭 是歲燕莊公薨襄公立
二十年春魯不雨夏六月雨 冬楚伐鄭

二十一年春初齊桓公問管仲曰吾欲南西北伐何
主對曰南以魯為主西以衛為主北以燕為主皆反
其侵地正其封疆南至于陶陰西至于濟北至于河
東至于紀鄘三歲治定四歲教成五歲兵出有革車
八百乘東南多淫亂者征之東救徐州分吳半存魯
蔡陵割越地南據宋鄭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
十一國楚欲吞宋鄭而畏齊令於國曰人君之賢莫
如齊侯人臣之賢莫如管仲寡人願以重寶幣帛事
之桓公謂管仲曰楚王善寡人甚矣仲父何不交楚
對曰不可楚焚鄭地使城壞者不得築屋燒者不得

葺要宋田夾塞兩川使水不得東流楚思人衆兵彊能害已者必齊也欲以文克齊而武取宋鄭也公曰然則若何對曰請興兵南存宋鄭而令曰無攻楚與楚王遇而以鄭城宋水爲請楚若許是我以文令也不許則以武令焉公曰善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虜繆侯以鄭城宋水請於楚楚人不許桓公退七十里而舍城鄭南之地立百代城而楚不敢隳也東發宋田水復東流而楚不敢塞也遂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使貢絲于周周反胙於隆嶽荊州諸侯莫不來服夏師退次召陵諸侯爲蔡謝齊齊歸繆侯越之先

夏少康庶子無余封於會稽奉守禹祀文身斷髮披
草萊而邑焉或云越祀祝融之後芊姓 秋齊伐陳
許穆公新臣薨子僖公業立 冬諸侯侵陳 晉驪
姬謂獻公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君若不圖難將至
矣公曰吾不怠也抑未有以致罪驪姬告優施曰君
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乃具使優施飲
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
鳥人皆集於苑已獨集於枯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
枯優施曰其母爲夫人其子爲君可不謂苑乎其母
旣歿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優施出里

克辟莫不餐而寢夜半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乎曰然君許嬖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旣成矣里克曰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且而里克以優施之謀告平鄭且曰吾對以中立平鄭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今固其謀也彼有成矣里克曰子將何如平鄭曰我無心君爲我心制不在我里克曰廢人以自利利方以求成人吾不能將伏也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驪姬以君命命申生祭齊姜于曲沃歸福于絳公田驪姬寘鴆于酒寘董于肉公至召申生獻公祭之地地墳申生恐而出驪姬與犬肉犬斃飲

小臣酒亦斃公命殺杜原款申生奔新城杜原款將
死使小臣圍告申生曰君子不去情不反讒死不遷
情彊也守情說父孝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不忘君
敬也孺子勉之申生許諾人謂申生曰非子之罪何
不去乎申生曰去而罪釋必歸于君是怨君也章父
之惡取笑諸侯吾誰鄉而入是重困也棄君去罪是
逃死也吾將伏以俟命十二月戊申驪姬見申生而
哭之曰有父忍之况國人乎殺父以求利人人孰利
之民之所惡難以長生驪姬退申生雉經于新城之
廟謚爲共君驪姬譖二公子曰皆與知之重耳奔蒲

夷吾奔屈 是歲吳伐穀諸侯之師竭至桓公以車
千乘會諸侯于境吳人逃管仲曰可以加政矣適子
不聞孝弟可誅也臣及國事三年不聞善大夫不諫
君不進善可罰也桓公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請事桓
公脩鐘磬而復樂管仲曰此臣之所謂樂也

二十二年春晉獻公使闞楚刺重耳重耳出亾及栢
谷卜適齊楚狐偃曰無卜齊楚道遠而望大不可以
困往夫狄近晉而不通走之易達今若休憂于狄以
觀晉國且以監諸侯之爲其無不成遂逃于狄從者
狐偃趙衰顛頡魏犢胥臣狐毛賈佗趙衰趙夙弟成

子也或云夙生共孟共孟生衰魏犇畢萬孫芒季之
子武子也 秋楚滅弦弦子奔黃 晉獻公伐虢師
出于虞宮之竒諫不聽出謂其子曰虞將亾矣唯忠
信者能留外寇而不害今君施其所惡于人以賄滅
親自拔其本矣何以能久吾不去懼及焉以其孥適
西山八月甲午晉圍虢冬十二月丙子朔滅虢虢公
醜奔京師晉師還館于虞襲虞滅之執虞公虜其大
夫百里奚爲繆姬媵于秦奚亾走宛楚鄙人執之秦
繆公聞其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以五羖羊皮贖
之楚人遂許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臣亾國之

臣何足問繆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亾非子罪也固問
語三日繆公大說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癸年已
七十餘讓曰臣友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欲事齊君
無知蹇叔止臣臣脫齊難周王子頹欲用臣蹇叔止
臣臣去得不誅臣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私利祿爵且
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難是以知其賢繆公使
人厚幣迎蹇叔爲上大夫或云繆公使賈人載鹽賈
人買百里奚以五羖羊皮將車之秦繆公觀鹽見奚
牛肥而問之對曰任重道遠飲食之以時使之不暴
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公知其君子也且沐浴

爲衣冠與坐而語公說之異日公孫枝謂公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察其得聖人乎公曰吾說夫奚之言類聖人也明日公孫枝致上卿以讓之公不許枝曰廢君之德逆臣之行臣將逃之公乃受之以奚爲上卿枝爲次卿以佐之或曰百里奚飯牛于秦傳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說獻繆公三日請屬事焉公曰買之五羊皮無乃天下笑乎枝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忠也境內將服敵國且畏誰暇笑哉繆公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是歲杞德公薨子成公立

二十三年春晉獻公使賈華伐屈刺夷吾夷吾出奔
曰盍從吾兄竄于狄冀芮曰不可偕出偕入難聚居
異情惡不若走梁梁近于秦秦親吾君吾君老矣子
往驪姬懼必告悔是吾免也遂之梁居二年驪姬使
奄楚以環釋言 夏齊桓公率諸侯伐鄭圍新密秋
楚成王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
僖公以亾國之禮見楚王王釋之

二十四年春齊伐鄭 冬閏月王崩初惠后生大叔
帶有寵于王太子鄭惡之畏其作難不立不發喪而
告難于齊 是歲晉敗狄于采桑 曹昭公薨子共

公襄立

二十五年春正月翟伐晉 周有白兔舞于市 齊桓公謀王室會諸侯盟于洮襄王定位而後發喪 夏狄伐晉是時晉疆西有河西與秦接境北邊狄東至河內冬宋桓公病太子茲父讓其庶兄目夷為嗣 桓公義太子意竟不聽

資治通鑑外紀卷第四終

南京圖書館
Kathua library

資治通鑑外紀卷第五

宋 京兆萬年劉 恕 編集

周紀三

起上章敦特盡玄默攝提格凡三十三年

襄王

元年春宋桓公薨太子襄公茲父立 夏王使宰周公致胙於齊桓公曰以爾自卑勞無下拜桓公召管子而謀管子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遂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輅龍旗九旒渠門赤旂秋桓公盟諸侯于葵丘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

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桓公兵出而大功十二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中國諸侯莫不賓服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諸侯甲不解纍兵不解翳弋無弓服無矢寢武事行文道 晉獻公將如會病行後未至遇宰周公曰齊侯輕致諸侯而重遣之使至者勸而叛者慕吾聞之惠難徧也施難報也不徧不報卒於怨讎後之會將在東矣君弟母會母如晉何公乃還宰孔謂其御曰晉侯將死矣不量齊德之豐否不度諸

侯之勢釋其閉修而輕于行道失其心矣晉獻公病甚謂荀息曰奚齊年少諸大臣不服恐亂起子能立之乎荀息曰能乃以荀息主國政九月公薨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荀息曰有死而已克曰子死孺子立可也子死孺子廢焉用死荀息曰昔君問臣事君於我我對以忠貞曰力有所能無不爲忠也莖死者養生者死人復生不悔生人不媿貞也吾言既往矣雖死焉避之平鄭曰我使狄以動之援秦以搖之立其薄者可以得重賂厚者可使無入國誰之國也里克曰義者利之足也貪者怨之

本也夫孺子豈獲罪於民以驪姬之感蠱君而誣國
人讒羣公子而奪之利殺無罪以爲諸侯笑百姓藏
惡于心中如壅大川潰而不可救禦也是故將殺奚
齊而立子之在外者以定民弭憂於諸侯且爲援國
可以固今殺君而賴其富貪且反義不可常也冬十
月里克殺奚齊于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其弟
荀息立卓子而莖獻公十一月里克殺卓子鞭殺驪
姬於市荀息死之君子曰不食其言矣里克及平鄭
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於狄曰子盍入乎舅犯勸重
耳不行重耳出見使者曰負父之命出奔父死不得

修人子之禮重耳何敢入呂甥卻稱使蒲城午告公
子夷吾于梁曰子厚賂秦人以求入吾主子夷吾告
冀芮曰非亂何入非危何安盍盡國以賂外內夷吾
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許諾呂甥告大夫請君于秦乃
使梁由靡告于秦穆公穆公使公子繫弔重耳於狄
許之爲後不從又使繫弔夷吾於梁夷吾告冀芮曰
秦人勤我矣出見繫曰里克與我吾命之以汾陽之
田百萬平鄭與我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君苟
輔我亾人苟入且入河外列城五請納黃金四十鎰
白玉之珩六雙於左右公子繫反穆公曰重耳不役

爲後吾與之也。繫曰：不如置不仁以猾其中，可以進退。穆公發兵納夷，吾於晉齊桓公討晉亂，至高梁使隰朋會秦，俱入夷。吾爲晉君，是爲惠公。穆公問惠公於冀芮，對曰：夷吾戲，不過所復，怒不及色，出亾無怨於國而衆安之。君子曰：善以微勸也。是時周室微，唯齊楚秦晉爲彊。秦穆公僻遠，不與諸夏會盟。楚成王初收荆蠻夷，狄自置晉國內亂，獨齊伯中國。桓公能宣其德，諸侯賓服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征攘白狄，至於西河，方舟濟。

河至石枕懸車東馬踰太行與辟耳之谿拘夏西服
流沙西吳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三代受
命何以異乎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
曰古之封禪遠方珍怪之物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
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蓬蒿藜莠茂鴟梟數
至而欲封禪無乃不可乎桓公乃止 桓公將飲管
仲掘新井而柴焉十日齊戒管仲至公執爵夫人執
尊觴三行管仲出鮑叔隰朋趨及於途曰公怒管仲
反入公不與言進傳堂曰仲父不告寡人而出何也
對曰沈於樂者反於憂厚於味者薄於德公曰仲父

年長寡人亦衰願一朝安仲父也對曰壯而怠則失時老而解則無名順天之道必以善終君奈何偷乎公再拜送之明日管仲朝公曰願聞國君之信對曰民愛之鄰國親之天下信之公曰信安始而可對曰始於爲身中於爲國成於爲天下管仲曰黃帝立明臺之議堯有衢室之問舜有告善之旌禹立建鼓于朝湯有總街之庭武王有靈臺之復所以聽於人而主不蔽也公曰吾欲効而爲之對曰名曰噴室之議人有非上之過謂之正士

二年春狄滅溫蘇子奔衛蘇子已姓周司寇蘇忿生

之後畿內諸侯國於溫故曰溫子 夏四月王使周
公忌父會齊秦大夫立晉惠公 晉惠公使平鄭謝
秦曰始夷吾以河西地許君今大臣曰先君之地君
亾在外何以得擅許秦寡人爭之弗能得故謝秦亦
不與里克汾陽邑而奪之權輿人誦之曰佞之見佞
果喪其田詐之見詐果喪其賂得之而徂終逢其咎
喪田不懲禍亂其興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爲變賜
死平鄭未還故不及難 惠公出共世子而改葬之
臭達於外國人誦之曰貞之無報也孰是人斯而有
是臭也貞爲不聽信爲不誠國斯無刑偷居倖生不

更厥貞大命其傾威兮懷兮各聚爾有以待所歸兮
猗兮違兮心之哀兮歲之二七其靡有徵兮若狄公
子吾是之依兮鎮撫國家爲王妃兮郭偃曰君改莖
共君以爲榮也而惡滋章十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
其數告於民矣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於民矣若
人必伯諸侯以見天子其光耿于民矣 惠公旣殺
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我社稷之鎮郭偃
曰冀芮不謀而諫不忠君不圖而殺不祥不忠受君
之罰不祥罹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罹天之禍無後
將及矣 平鄭在秦聞里克誅謂穆公曰君厚問召

呂甥卻稱冀芮而止之以師奉重耳臣之屬內作晉君必出公使泠至報問召三大夫平鄭見共華曰可以入乎曰二三子皆在外而不及子使於秦可哉平鄭入冀芮曰秦使誘我弗殺必作難遂殺平鄭共賜謂共華曰子行乎其及也華曰夫子之入吾謀也知而背之不信謀而困人不智困而不死無勇子其行矣我姑待死惠公殺七輿大夫共華賈華叔堅驪欽纍虎特宮山祁皆里平之黨也平之子豹奔秦謂穆公曰晉君大失其衆其黨半國矣伐之必出公曰禍唯無斃勝敗若化以禍爲違孰能出君爾俟我

三年春王使召武公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卻
芮相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告王曰
晉君不亾必無後呂卻將不免晉侯非嗣也而得位
若廣其心而遠其鄰陵其民而卑其上將何以固守
大臣弗諫而阿亦必及焉 夏太叔帶召楊拒泉臯
伊洛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秦晉伐戎以救
周秋晉惠公平戎于王 冬楚伐黃 是歲雨金于
晉

四年夏楚滅黃 王討太叔帶秋帶奔齊 是歲陳
宣公薨太子穆公欵立 星晝墜于秦有聲

五年夏淮夷病杞 秋爲戎難齊桓公帥諸侯戍周

冬晉饑乞糴於秦平豹曰晉已失人又失天君其
伐之勿予糴穆公曰補乏薦饑道也不可廢道於天
下公孫枝曰不若予之以說其衆衆說必咎其君其
君不聽然後誅焉故汜舟於河歸糴於晉

六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齊桓公與車百乘甲一
千秋八月辛卯晉沙鹿崩 冬秦饑晉惠公令河上
輸之粟虢射曰弗與賂地不若勿予慶鄭曰已賴其
地又愛其實忘善背德秦必擊我公曰非鄭所知也
不予 是歲蔡穆侯薨子莊公甲午立

七年春楚伐徐三月諸侯救徐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齊伐厲 秦侵晉至於韓惠公謂慶鄭曰秦寇

深矣慶鄭曰君深其怨能淺其寇乎卜右慶鄭吉公
曰鄭也不遜弗使公孫枝諫穆公曰君不置德而置
服擊而不勝其若諸侯笑何君盍待之穆公曰殺其
內主背其外賂彼塞我施若有天吾必勝之揖大夫
就車君鼓而進之晉師潰戎馬溷而止公號慶鄭曰
載我慶鄭曰忘善而背德又廢吉卜何我之載遂止
于秦穆公歸至王城合大夫而謀曰殺晉君與逐出
之與以歸之與復之孰利公子繫曰殺之利逐之恐

構諸侯以歸則國家多慝復之則君臣合作恐爲君
憂公孫枝曰耻大國之士於中原又殺其君以重之
臣子思報君父之仇讐天下孰弗患公子繫曰吾豈
將徒殺之將以重耳代之戰勝大國武也殺無道立
有道仁也勝無後害智也公孫枝曰殺其弟而立其
兄兄德我而忘其親不可謂仁若弗忘是再施不遂
也不可謂智不若歸之要晉國之成質其適子使子
父代處秦國可以無害穆公從之郭偃曰衆口禍福
之門君子省衆而動監戒而謀謀度而行故無不濟
魯震夷伯之廟 冬宋伐曹 楚敗徐于婁林晉

呂甥逆君於秦穆公訊之對曰小人忌而不思願從其君而報秦君子則否曰能納之能執之則能釋之惠莫大焉穆公曰然乃改館晉君十一月惠公歸蛾析謂慶鄭曰君將來子何俟慶鄭曰將待刑以快君志君若不來將獨伐秦不得君必死之公至于絳郊使家僕徒召之曰鄭猶在乎慶鄭曰待刑以成君政君曰刑之慶鄭曰君雖弗刑必自殺也蛾析曰奔刑之臣不若舍之以報秦讐梁由靡曰我能行之秦豈不能成而反之不信失刑亂政不威不若刑之公曰斬鄭無使自殺司馬說進三軍之士而數慶鄭曰韓

之誓曰失次犯令必將止不面夷必僞言誤衆必慶
鄭曰有人能坐待刑而不能面夷趣行事乎丁丑斬
慶鄭公乃入絳秦伯始知河東之政是歲晉饑秦
又餽之粟齊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
甚矣寡人將屬國於鮑叔牙何如管仲曰夷吾善叔
牙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清廉潔
直視不已若者不比於人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不
可以爲政桓公曰然則孰可管仲曰隰朋可朋之爲
人也醜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堅中而廉外少欲
而多信居其家不忘公居公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

心亦不怠其身動必量力舉必量技公又問曰不幸而失仲父二三大夫者能以國寧乎管仲曰鮑叔好直賓胥無好善而皆不能以國絀寧戚能事而不能以足息孫在善言而不能以信默臣聞消息盈虛與百姓誦信然後能以國寧勿已者朋其可乎言終喟然而歎曰天之生朋爲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管仲曰江近於楚君必歸之不歸則不可不救救之亂自此始矣桓曰諾管仲又言曰易牙以調和事公公曰惟烝嬰兒之未嘗於是烝其首子而獻之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喜官而妬豎刀自刑而爲公

治內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子啓方去其千乘之
太子而臣事君是其得於君者過其千乘齊衛之間
不過數日之行而十五年不歸視其親願君之遠易
牙豎刀啓方及常巫也桓公曰善初管仲遇盜取二
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游辟也可人也管仲卒
桓公使爲之服後十月隰朋亦卒齊遵管仲之政常
彊於諸侯桓公憎四子而廢之逐易牙而五味不至
逐豎刀而宮中亂逐公子啓方利言卑辭不在側而
朝不治逐常巫而苛病起桓公曰聖人固有悖乎乃
復反四子

劉恕曰管氏之書大抵審輕重法術持度量權衡以鹽鐵錢幣粟帛馬牛金珠玉通商賈明券契以籠天下之權致鄰國之弱盡地利以成富彊完兵械以臨不服賞罰防禁以全威勢號令表儀以定毀譽仗王室之義爲諸侯之長操督責絕利孔其術類商鞅其言如韓非其寬厚曠大則過之固非王者之佐矣管仲始困時與鮑叔分財多自予曰鮑叔不以我爲貪知吾貧也夫富盛而廉渝則民斯下矣貧窶而貪常人不學而能也君子固窮絜身遠利守死善道則異於是鮑叔仰伯國之才而

忘其貪污之行故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
能知人管仲之德蓋不及其才也

八年春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 夏齊伐厲

秋狄侵晉取狐厨受鐸昆都 王以戎難告於齊

齊桓公徵諸侯戍周 魯近世政衰國事多廢僖公

能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於坰野是歲冬會諸

侯于淮上謀東略未幾遂伐淮夷脩姜嫄之廟復魯

舊制 是歲晉惠公畏其兄重耳使宦者履鞮與壯

士如狄殺之重耳聞之謀於趙衰狐偃等偃曰吾來

此非以狄可成事以奔而易達困而有資可以疾也

矣久將底盍速行乎不適齊楚避其遠也蓄力一紀
可以遠矣齊侯長矣而欲親晉管仲歿矣求善以終
茲可以親皆以爲然乃行過五鹿饑而從野人乞食
野人盛土器中進之重耳怒子犯曰民以土服又何
求焉十有二年歲在鶉尾其有此土復於壽星必獲
諸侯天之道也再拜稽首受而載之遂適齊齊桓公
妻之甚善焉重耳曰民生安樂誰知其它將死于齊
九年春齊伐英氏 夏晉太子圉質於秦秦歸河東
而妻之 魯滅項或云齊滅之 齊桓公之夫人三
皆無子公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共姬生公子

無虧是爲武孟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
羸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公
與管仲屬太子昭于宋襄公雍巫易牙有寵于衛姬
因豎刀厚獻于公亦有寵公許之立無虧管仲卒五
公子皆求立易牙豎刀常巫衛公子啓方作難圍公
一室不得出冬十月有婦人從竇入至公所公曰吾
飢渴欲食飲而不可得婦人曰易牙豎刀常巫啓方
四人分齊國塗十日不通啓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矣
公曰嗟乎聖人之言若死者有知何面目見仲父於
地下乃援素幘裹首而絕易牙豎刀因內寵以殺羣

吏立公子無虧太子昭奔宋公子各樹黨爭立相攻
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蠱出于戶
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

十年春宋襄公帥諸侯伐齊納太子昭三月齊人殺
無虧將立昭四公子之徒攻昭而與宋人戰夏五月
宋敗四公子師而立昭是爲孝公秋八月葬桓公
晉子犯知齊之不可動患重耳之安齊與從者謀姜
氏謂重耳曰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天未喪
晉子其勉之重耳曰吾不動矣必死於此姜曰齊國
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矣

公子幾矣子必速行重耳弗聽姜與子犯謀醉而載之以行醒以戈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舅犯走且對曰若克有成公子其甘食晉之柔嘉偃之肉腥臊將焉用之遂行過衛 冬邢及狄伐衛衛文公師于訾婁狄師還 衛文公有邢狄之虞不能禮晉重耳甯莊子曰康叔文之昭也唐叔武之穆也周之大功在武天祚將在武族武族唯晉實昌晉胤公子實德晉之守祀必公子也若復而獲諸侯以討無禮小人是懼敢不盡心弗聽重耳自衛過曹曹共公亦不禮焉僖負羈諫曰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亾卿

材三人從之不可不禮也公不從重耳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固言於襄公曰晉公子亾長幼矣好善不厭狐偃惠以有謀趙衰文以忠貞賈佗多識以恭敬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諮焉殆有禮也襄公贈以馬二十匹重耳過鄭鄭文公不禮焉叔詹諫曰親有天用前訓禮兄弟資困窮天所福也棄此以徼天禍無乃不可乎弗聽叔詹曰若不禮請殺之亦不從重耳遂如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重耳欲辭子犯曰天命也君其饗之令尹子玉請止狐偃王曰曹詩曰彼己之子不遂其媾

郵之也效郵非禮也

十一年春宋襄公執滕宣公嬰齊自滕叔繡至宣公十七世矣夏宋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睢之社鄆

夏後姒姓秋衛大旱伐邢師興而雨宋圍曹

冬梁伯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十二年夏鄭入滑滑伯爵姬姓冬楚伐隨是歲

秦滅芮

十三年夏魯大旱秋宋襄公會諸侯于孟楚成王

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邾滅須句須句

子奔魯是歲鄭伐滑王使游孫伯請滑鄭人執之

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曰鄭在天子兄弟也武莊有大勲力于平桓不可以小怨置大德棄親即狄王不聽

十四年春魯伐邾取須句 夏宋伐鄭 初平王東

遷辛有適伊川見被髮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

戎乎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晉太

子圉在秦聞惠公病曰吾母家在梁秦滅之我外輕

于秦而內無援於國君即不起大夫更立佗公子乃

謀與其妻俱亡歸秦女不從亦不言圉遂逃歸 秦

穆公召重耳於楚楚成王厚幣以送于秦穆公歸女

五人懷羸與焉公子使奉匱沃盥既而揮之羸怒曰
秦晉匹也何以卑我重耳懼降服囚命穆公見重耳
曰寡人之適此爲才子圍之辱備嬪嬙焉公子有辱
寡人之罪也重耳欲辭司空季子曰子於子圍道路
之人也取其所棄以濟大事不亦可乎子犯曰將奪
其國何有於妻爲秦所命從也子餘曰將婚媾以從
秦受好以愛之聽從以德之懼其未可也又何疑焉
乃歸女而納幣且逆之他日穆公享重耳如享國君
之禮子餘相如賓明日宴穆公賦采菽子餘曰君以
天子之命服命重耳敢不降拜子餘使重耳賦黍苗

子餘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陰雨也使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穆公曰豈專在寡人乎穆公賦鳩飛公子賦河水穆公賦六月子餘使公子降拜曰君稱所以佐天子匡王國者以命重耳重耳敢有惰心重耳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筮史占之曰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爲也司空季子曰在周易皆利建侯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得國之卦也吉孰大焉襄王自齊召大叔帶復歸京師八月丁未邾敗魯于升陘冬十一月己巳朔楚成王敗宋于泓襄公傷股

十五年春齊伐宋 夏五月宋襄公病傷竟薨子成

公王臣立 秋楚伐陳取焦夷 九月晉惠公薨太

子懷公圍立 冬十一月杞成公薨弟桓公姑容立

十二月晉大夫欒郤等聞重耳在秦陰勸令反國

爲內應者甚衆 是歲王使積叔桃子出狄帥伐鄭

王德狄人將以狄女爲后富辰曰婚姻禍福之階利

內則福外則取禍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

階狄封豕豺狼不可厭也王不聽

十六年春正月秦繆公發革車五百乘疇騎二千步

卒五萬納重耳于晉晉人多附惟惠公貴臣發兵拒

之及河重耳令籩豆茵席捐之面目黧黑手足胼胝
者在後舅犯聞之中夜而哭重耳曰不欲吾反國乎
對曰籩豆茵席所以養者而棄之面目黧黑手足胼
胝勞有功者而後之臣聞國君弊士無所取忠臣大
夫弊游無所取忠友臣在所弊之中故不勝哀也乃
以璧授重耳曰臣過多矣請從此辭重耳曰禍福利
害不與舅氏同者河伯視之投璧於河介子推笑曰
天開公子而子犯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
位乃去而隱 董因迎重耳于河重耳問曰吾其濟
乎對曰實沈之墟晉人是居今君當之必有晉國臣

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享小往大來且以辰
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必伯諸侯重耳涉自河曲懷
公奔高粱二月壬寅重耳入于晉師丙午入於曲沃
丁未入絳卽位于武宮是爲文公戊申殺懷公於高
梁呂甥冀芮畏偪悔納文公謀作亂將焚公宮欲公
出救火而弑之寺人勃鞞求見公辭焉曰驪姬之讒
爾射余於屏內困余於蒲城斬余衣袪又爲惠公從
余於渭濱若干二命以求殺余對曰君之德宇何不
寬裕也余罪戾之人又何患焉君不見我其無悔乎
公遽出見之告以呂卻之謀公懼三月乘駟自下脫

會秦穆公于王城告之亂已丑公宮火二子求公不獲遂如河上穆公誘而殺之文公逆夫人嬴氏以歸公屬百官賦職任功棄責薄歛施舍分寡救乏振滯匡困資無輕關易道通商寬農懋穡勸分省用足財利器明德以厚民性舉善援能官方定物正名育類昭舊族愛親戚明賢良尊貴寵賞功勞事耆老禮賓旅友古舊胥籍狐箕欒郤栢先羊舌董韓寔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政平民阜財用不匱初晉文公亡過曹從者里鳧須盜其資而亾公餒不能行介子推割股以食之至是里鳧須

請見曰臣能安晉國公使人應之曰子何面目見寡人
鳧須曰君沐邪曰否鳧須曰沐者其心倒倒者其
言悖今君不沐何言之悖邪公聞而見之鳧須曰君
去國久民臣多過君反國民臣自危鳧須之爲君賊
大矣君誠赦其罪使之驂乘游於國中百姓見之知
君不念舊惡人自安矣文公說而從之民臣皆曰里
鳧須不誅吾何懼也 文公之亾於狄狄人代廝咎
如獲二女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趙衰生
盾至是衰之妻文公女趙姬請逆盾與其母來以盾
爲才固請于公以爲嫡子使其三子同括嬰下之以

叔隗爲內子而已下之

劉恕曰讓天下之至德也勢位之際君子其猶病諸趙姬不以文公爲寵而以賢材爲尚屈身庶孽以成趙宗其後嬰以淫亂得罪同括懼譖刑戮文子長爲名卿趙氏益大于晉仲尼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趙姬知人而讓可謂賢矣文公賞從亾者介子推從者懸書宮門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流天下龍飢無食一蛇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於中野公曰嘻寡人之過也使入求之不得環縣

上山而封之號曰介山 晉從亡賤臣陶叔狄狐曰
君三行賞不及臣敢請罪文公報曰導我以仁義者
受上賞援我不得爲非引我於賢人之門者受次賞
矢石之難汗馬之勞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無補吾
缺者三賞之後且及子晉人聞之皆說 文公之理
李離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
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離曰臣居官爲長不與吏
讓位受祿爲多不與下分利有罪傳其下而畏死非
義也公曰寡人亦有罪邪離曰臣受印綬之日君命
曰必以仁義輔政寧過于生無失于殺臣受命不稱

通鑑卷之三十三 周紀三
壅惠蔽恩君何過之有君以所私害公法殺無罪而
生當死二者非所以教于國也遂伏劍而死 襄王
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上卿逆于境晉
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期命于武宮設
桑主布几筵太宰莅之晉侯端委以入太宰以王命
命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卽冕服旣畢賓饗贈餞
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內史興歸以告王
曰晉君必伯逆王命敬奉禮義成王其善之使于晉
者道相逮也 周大叔帶通於狄后王黜之夏積叔
桃子奉帶以狄師攻王王出及坎猷國人納之秋積

叔等復以狄伐周大敗王師殺譚伯富辰曰昔吾驟
諫王王弗從以及此難若我不出王其以我爲懟乎
乃以其屬死之狄入周王出適鄭處于汜帶以狄后
隗氏居于溫冬王遣使告難于晉秦魯

十七年春正月丙午衛滅邢 秦繆公師于河上將
納王子犯謂晉文公曰民親而未知義也君盍納王
以教之義秦納之則失周矣何以求諸侯趙衰曰周
晉同姓尊王晉之資也公說乃行賂艸中之戎與麗
土之狄以啓東道以二軍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
陽樊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叔帶于溫殺

之于隰城戊午晉文公朝王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王
曰天降禍災於周室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
大物以賞私德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
余一人豈敢有愛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
其若先王與百姓何文公遂不敢請受南陽
陽樊溫原州陘絺組攢茅之田陽人不服
文公圍之將殘其民舍葛呼曰陽樊懷我
王德未從於晉謂君布德以懷柔之今將
大泯其宗祊蔑殺其人民宜吾不敢服也
陽人有夏商之嗣典周室之師旅樊仲之
官守非官守則皆王之父兄甥舅也若之
何虐之公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民
秋

秦晉伐都都允姓 楚圍陳納頓子于頓冬晉文公
伐原令以三日之糧三日而原不降公䟽軍而去之
諜出曰不過一二日矣公曰信不可失乃去之及孟
門而原請降以趙衰爲原大夫於是晉國苦奢文公
以儉矯之衣不重帛食不兼肉無幾人皆大布之衣
脫粟之飯 是歲衛文公薨子成公鄭立

十八年春正月魯僖公會莒茲平公茲平公茲輿期
之十一世孫也莒夷無謚以號爲稱 齊孝公侵魯
西鄙夏伐北鄙臧文仲欲以辭告病焉問於展禽對
曰亂在前矣辭其何益文仲曰國急矣百物唯其可

者無不趨也願以子之辭行賂焉展禽使乙喜以膏
沐犒師齊侯曰魯國何恃而不恐對曰昔者成王命
我周公及齊太公曰賜女土地質之以犧牲世世子
孫無相害也君豈貪壤地而棄先王之命孝公許平
而還 衛伐齊 秋楚滅夔以夔子歸 冬楚伐宋
圍緡 魯以楚師伐齊取穀
十九年夏齊孝公薨弟潘因衛公子啓方殺孝公子
而自立是為昭公 秋魯入杞 冬楚及諸侯圍宋
宋告急於晉狐偃曰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
矣於是蒐于被廬先定其民總帥諸侯接齊桓公為

盟主然其禮已頗僭差又隨時苟合以求欲速之功不能充王制矣 文公問元帥於趙衰對曰郤穀行年五十矣守學彌惇不忘百姓公從之使穀將中軍以爲大政命趙衰爲卿辭曰欒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爲輔佐臣弗若也使原季爲卿辭曰三德偃之出也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使狐偃爲卿辭曰毛之智賢於臣其齒又長毛不在位不敢聞命以魏犢爲右

二十年春正月晉文公率齊秦伐曹衛以救宋戊申取五鹿二月衛成公請盟晉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

不欲出成公居于襄牛以說晉楚救衛不克 晉圍
曹文公令人告僖負羈曰軍旅薄城吾知子不違也
表其間令軍勿犯曹人帥親戚而保其間者七百餘
家三月丙午晉入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魏犢顛頡
葵僖負羈氏魏犢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乃舍
之使斷顛頡之脊以狗以舟之僑代魏犢爲戎右人
皆懼曰顛頡有寵况於我乎乃無犯禁者晉國大治
晉執曹共公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 夏四月己巳
晉宋齊秦次于城濮陳于莘北與楚子玉戰楚師敗
績文公始伯退而有憂色曰吾聞能以戰勝安者惟

聖人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晉作王宮于踐土

五月丙午晉獻楚俘于王巳酉王策命晉文公爲侯

伯 衛成公聞楚敗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

受盟六月晉人復成公成公入前驅殺叔武元咺奔

晉成公與元咺訟不勝晉執成公歸之于京師元咺

歸于衛立公子瑕 晉文公召王狩于河陽諸侯朝

于王所 諸侯圍許 晉釋曹共公 是歲陳穆公

薨于共公朔立

二十一年秋魯大雨雹

二十二年春晉侵鄭 夏狄侵齊 晉文公請殺衛

成公王曰君臣無獄元咺雖直不可聽也爲臣殺其君其安庸刑余何私於衛侯晉人使醫酖成公不死醫亦不誅臧文仲言於魯僖公曰衛君殆無罪刑五而已無有隱者隱乃諱也有諸侯之請必免之君盍請衛君以示親於諸侯且以動晉公說行玉二十穀秋釋成公自是晉聘魯加於諸侯一等爵同厚其好貨成公聞臧文仲之爲也使納賂焉辭曰外臣之言不越竟不敢及君 衛成公歸國殺元咺及公子瑕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鄭人以名寶行成文公弗許曰予我詹而師還叔詹固請往曰一臣可以救

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也鄭人以詹子晉晉人將烹
之詹曰天降鄭禍棄禮違親臣殺身贖國忠也乃就
烹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
同乃命弗殺厚爲之禮而歸之鄭文公使燭之武見
秦穆公穆公與鄭人盟乃還晉亦去之初鄭文公有
三夫人寵子五人皆以罪蚤死公怒逐羣公子子蘭
奔晉事文公甚謹從公伐鄭求入鄭爲太子公以告
鄭鄭大夫石癸曰夫人子盡死餘庶子無如蘭賢晉
以爲請利孰大焉遂立蘭爲太子
二十三年春晉文公解曹地以分諸侯魯僖公使臧

文仲往重館人告曰諸侯莫不望分而欲親晉晉不以故班必親先者魯之班長而又先諸侯其誰望之從之獲地於諸侯爲多反命請曰重館人之力也一言辟境其章大矣出而爵之晉上軍狐毛卒使趙衰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乃使先且居將上軍文公曰趙衰三讓皆社稷之衛也秋蒐于清原作五軍以趙衰爲卿將新上軍及子犯卒蒲城伯請佐公曰趙衰三讓不失義乃使衰佐上軍初晉飢公問救飢於箕鄭對曰信於君心則美惡不踰信於名則上下不干信

於令則時無廢功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民知君心
貧而不懼藏出如入何置之有公使爲箕至是佐新
上軍 文公伐鄴趙衰言所以勝鄴公從之而克將
賞趙衰衰曰君賞其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
之郟虎公召虎而賞之虎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
者也公曰子無辭 文公學讀書於臼季三曰曰吾
不能行也咫聞則多矣對曰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
也 文公謂郭偃偃曰始也吾以治國爲易今也難對
曰君以爲易其難將至矣君以爲難其易將至焉
文公出田逐獸入大澤迷不知其所公問漁者曰道

安從出漁者曰鴻鵠保河海厭而徙於小澤必有九
增之憂黿鼉保溪淵厭而出之淺渚必有羅網釣射
之憂君之至此何太遠也公曰善哉出澤謂從者曰
記漁者名漁者曰君尊天事地敬社稷固四國慈愛
萬民薄賦歛輕租稅則臣亦與焉何以名爲君若不
敬社稷不固四國外失禮于諸侯內逆民心一國流
亾漁者雖得厚賜不能保也遂辭不受曰君亟歸國
臣亦反漁所矣文公田於虢遇一老父而問之曰
子處此故矣虢亾其有說乎對曰虢君斷則不能諫
則無與所以亾也公輟田而歸以告趙衰衰問其人

安在公曰吾不與之來衰曰古之君子聽其言而用
其人今之君子聽其言而棄其身哀哉晉國之憂也
公召而賞之 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傳
驪而教誨之能善之乎對曰是在驪也質將善而賢
良贊之則濟可俟若有違質教將不入何善之爲公
曰教無益乎對曰人生而學非學不入教者因體能
質而利之者也 白季使舍於冀野冀缺薶其妻饁
之敬相待如賓問之冀芮之子也與之歸復命而進
之文公曰其父有罪子何以知其賢對曰臣見其不
忘敬也恪於德以臨事其何不濟公使爲下軍大夫

冬狄圍衛衛遷于帝丘

二十四年夏衛侵狄 冬晉文公薨子襄公驪立

秦襲鄭 是歲衛侵鄭 鄭文公薨太子穆公蘭立

二十五年春秦師過周左右免胄而下拜王孫滿言

於王曰秦必有適人險而脫能無敗乎鄭已覺秦滅

滑而還晉襄公怒曰秦侮我孤因喪破滑夏四月辛

巳墨衰發兵遮擊秦兵大破之於殽虜孟明視等三

將 狄侵齊 魯伐邾取訾婁秋復伐邾 狄伐晉

八月戊子晉敗狄于箕獲白狄子 冬魯僖公薨子

文公興立 晉陳鄭伐許 楚侵陳蔡遂伐鄭 晉

侵蔡楚救之

二十六年夏四月晉伐衛六月戊戌取戚 衛伐晉

楚成王欲黜太子商臣而立王子職冬十月丁未
商臣弑王而自立是爲穆王

二十七年春正月秦孟明視伐晉二月晉襄公禦之
趙衰佐中軍甲子敗秦于彭衙 魯夏父弗忌爲宗
烝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曰我爲宗伯明者
爲昭其次爲穆有司曰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
長幼而等冑之親疎也自玄王及主癸莫若湯自稷
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烝未嘗躋湯與文武爲不

踰也弗聽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展禽曰
夏父弗忌必有殃犯順以逆易神之班僖又未有明
焉而躋之皆不祥也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
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禘郊祖宗報五
者國之典祀也社稷山川之神及前哲令德之人天
之三辰地之五行九州名山川澤非是不在祀典今
海鳥至而祀之難以爲仁且智矣夫廣川之鳥獸恒
知避其災今茲海有災乎是歲海多大風文仲曰信
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書以爲三箴 魯文公
欲弛孟文子之宅使謂之曰吾欲利子於外之寬者

對曰署所以朝夕處君命也臣立先臣之署服其車服爲利故而易其次是辱君命也不敢聞命公弗取臧文仲曰孟孫善守矣公欲弛邠敬子之宅亦如之對曰先臣惠伯以命於司里嘗禘烝享之所致君胙者出入受事之幣以致君命者亦有數矣今命臣更次于外無乃違乎請從司徒以班徒次公亦不取冬晉宋陳鄭伐秦取汪及彭衙戎王聞秦穆公賢使由余來觀由余其先晉人亡入戎能晉言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人爲之亦苦民古之有國者未嘗不以恭儉失國者未嘗不以驕奢

也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尚
時亂戎夷無此何以爲治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
亂也自上聖黃帝僅以小治及其後世阻法度之威
以責督於下下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下交爭篡弑滅
宗皆以此也夫戎夷上含淳德以遇下下懷忠信以
事上一國之政猶一身真聖人之治也穆公退而謂
內史廖曰鄰有聖人敵國之憂也廖曰戎王處僻陋
之地未嘗見中國聲色君試遣之女樂以奪其志戎
王好樂必怠於政爲由余請緩期留而莫遣使其君
臣有間乃可圖也穆公曰善與由余曲席而坐傅器

而食問其地形兵勢盡訾而后令內史廖以女樂二
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終歲淫縱牛馬半死秦乃
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穆公使人間要之由余遂去
降秦穆公以客禮禮之拜爲上卿問伐戎之形

二十八年春晉以諸侯伐沈沈妘姓子爵 夏秦繆

公伐晉取王官及郊封殽尸而還遂伯西戎用孟明
也 秋雨蝨于宋 楚圍江冬王師及晉伐楚救江

二十九年秋晉伐秦 楚滅江 是歲秦用由余謀

伐戎益國十二開地千里天子使召公過賀穆公以
金鼓

三十年夏秦入郟 秋楚滅六 冬楚滅蓼 晉陽

處父如衛舍于逆旅甯嬴氏嬴謂其妻曰吾求君子
父矣今乃得之舉而從之陽子道與之語及山而還
曰吾見其貌而欲之聞其言而惡之且剛而主能不
本而犯怨之聚也是故去之期年乃有賈季之難陽
子死之 晉新上軍帥中軍佐趙衰成子卒 是歲

許僖公薨子昭公錫我立

三十一年春晉舍二軍趙盾將中軍始爲國政 夏
秦穆公薨有子四十人太子康公瑩立葬穆公雍從
死者百七十七人 秋八月乙亥晉襄公薨太子夷

臯少晉人以難欲立長君趙盾遣使如秦逆公子雍
三十二年春魯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 夏四月宋
成公薨弟禦殺太子自立宋人殺禦立成公少子杵
臼是爲昭公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太子夷臯母
穆嬴日夜抱太子號泣于朝趙盾患之乃背秦而立
夷臯是爲靈公戊子敗秦于令狐 狄侵魯 冬徐
伐莒
三十三年春晉歸匡戚之田于衛 夏秦伐晉取武
城秋王崩子頃王壬臣立

資治通鑑外紀卷第五

終

開化圖書館
U. of T. Library

資治通鑑外紀卷第六

宋 京兆萬年劉 恕 編集

周紀四

起昭陽單闕盡屠維赤奮若凡四十七年

頃王

元年春二月葬襄王 三月楚伐鄭晉宋魯衛許救

鄭 夏楚侵陳克狐丘 秋楚伐陳陳人敗之陳懼

及楚平是歲曹共公薨子文公壽立 燕襄公薨桓

公立

二年春晉伐秦取少梁 夏秦伐晉取北徵 秦任

望謂康公曰饑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

通鑑外紀卷之六 周紀四
三年今荆將攻齊臣恐其以齊爲聲而襲秦爲實也
不如備之戊東邊楚乃輟行

三年春楚再伐麋敗之 秋鄭瞞侵齊遂伐魯長狄
弟兄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 冬十月甲午魯
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射其目身橫九畝
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

四年春郕伯夢 羣舒叛楚夏楚執舒子平及宗子
遂圍巢羣舒偃姓舒庸舒鳩之屬宗巢二國名 冬
秦伐晉取羈馬初趙宣子言韓厥於晉靈公以爲司
馬是役也宣子使人以其乘車于行厥執而戮之衆

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王朝升之而莫戮其車其誰
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事君者比而不黨軍事無犯
犯而不隱吾言女於君以是觀女女勉之臨長晉國
非女其誰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
也而中免於罪矣十二月秦晉戰交綏秦師夜遁復
侵晉入瑕厥韓萬玄孫子輿之子也

五年夏邾遷于繹五月邾文公薨子定公獲且立
是歲陳共公薨子靈公平國立 楚穆王薨子莊王
旅立

六年春王崩子匡王班立 邾伐魯魯伐邾 齊昭

通鑑外紀卷六 周紀四
公妃魯叔姬無寵于舍孤弱國人莫畏公弟商人自
桓公歿爭立不得陰交賢士附愛百姓 夏五月昭
公薨舍立 秋七月乙卯夜商人弑舍自立是爲懿
公 有星孛入于北斗

匡王

元年夏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晉伐蔡戊申入蔡
秋齊侵魯 冬十一月又侵魯遂伐曹入其郛 是
歲蔡莊公薨子文公申立
二年秋八月楚大饑戎伐其西南又伐其東南庸人
帥羣蠻以叛麋人帥百濮將伐楚楚師出百濮乃罷

楚滅庸 楚莊王卽位三年不出號令沈湎於酒淫
於聲色令國中曰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
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曰
有鳥在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蜚不鳴何鳥也王曰
三年不動將定志意不蜚將長羽翼不鳴將覽民則
雖無蜚蜚將冲天雖無鳴鳴將駭人舉退吾知之矣
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曰食君厚祿愛死不諫非
忠臣也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
臣之願也臣聞好道者多資糧好樂者多求而亡國
亡無日矣臣敢以告王曰善左執蘇從手右抽刀斷

鐘鼓之懸明日聽政所進者五人所退者十人誅大
 臣五舉處士六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說 宋昭
 公無道國人不附庶弟鮑賢而下士冬十一月甲寅
 昭公田于孟諸襄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立鮑
 是為文公晉趙盾請師伐宋靈公曰非晉國之急也
 對曰宋人弑其君反天地而逆民則晉為盟主而不
 修天罰將懼及焉公許之乃召軍吏而戒樂正令三
 軍鐘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不鎮撫民而備鐘鼓
 何也宣子曰伐備鐘鼓聲其罪也襲侵密聲為斃事
 也今宋人弑其君罪莫大焉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

深以

使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于宋 晉靈公
造九層臺費用千億令左右曰敢諫者死孫息曰臣
能累十二棋加九鷄子其上孫息正顏色定志意而
爲之左右皆懼公俯伏氣息不續曰危哉孫息曰復
有危甚於此者九層之臺三年不成國用空虛戶口
減少吏民叛亡鄰國興兵社稷一滅君何所望公卽
壞臺不作

三年春晉衛陳鄭伐宋責以弑君文公定立乃去

夏四月齊伐魯 秋周甘獸敗戎于邾垂

四年春二月丁卯魯文公薨太子惡立 夏五月齊

邠歆閭職弒懿公於囿竹國人立桓公子元是爲惠公
冬十月魯襄仲殺惡而立文公子倭是爲宣公
莒自紀公庶其以下爲己姓不知誰賜之紀公多
行無禮於國愛少子季佗欲黜太子僕僕因國人弒
紀公以其寶奔魯國人立季佗是爲厲公 魯宣公
命季文子曰莒太子不憚以吾故殺其君而以其寶
來愛我甚矣爲我子之邑今日必授里革遇之而更
其書曰爲我流之於夷今日必通明日有司復命公
詰之僕人以里革對公執之對曰毀則者爲賊掩賊
者爲藏竊寶者爲宄用宄之財者爲姦使君爲姦藏

者不可不去也臣違君命者亦不可不殺也公曰寡人實貪非子之罪乃舍之是歲秦康公薨子共公稻立

五年夏六月齊取魯濟西田晉帥諸侯伐宋秋

楚侵陳及宋晉救之遂伐鄭楚救鄭冬晉侵崇伐

鄭

六年春鄭伐宋二月壬子敗宋于大棘秦伐晉圍

焦夏晉趙盾救焦遂及諸侯侵鄭楚救鄭晉靈

公虛趙盾諫不從秋九月乙丑趙穿弒靈公逆文

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爲成公是歲王崩弟定

通鑑外紀卷之六 周紀四 五
王瑜立

定王

元年春晉伐鄭 楚莊王伐陸渾之戎遂至洛觀兵
於周郊王使王孫滿勞之楚莊王問鼎大小輕重對
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楚國折鉤之喙足以爲九鼎
夏楚侵鄭曹伐宋 秋宋圍曹 冬鄭穆公薨太
子靈公夷立

二年春魯伐莒取向 夏鄭子公子家弒其君夷立
夷弟堅是爲襄公諡夷曰幽公 冬楚伐鄭 是歲
秦共公薨子桓公榮立

三年冬楚伐鄭晉救鄭伐陳晉嘗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寡人之過如何其辱諸大夫大夫曰君之時晉不伐楚及臣之身而晉伐楚是臣之罪也請擊之莊王俛泣而起拜諸大夫晉聞之曰君能下其臣而君臣爭以過爲在已上下一心未可攻也乃夜還師莊王罷朝而晏樊姬問其故王曰且與賢相語不知日之晏也樊姬曰爲誰王曰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之對曰妾非不欲專貴擅愛以爲傷王之義也故所進與妾同位者數人今虞丘子爲相十年

未嘗進一賢知而不進是不忠也不知是
不知也安得爲賢明日王以樊姬之言告之
虞丘子稽首曰如樊姬之言於是辭位曰
臣爲令尹國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
升淫禍不討久固祿位妨羣賢路臣竊
選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多能無欲
可授之政莊王曰子輔寡人令行絕域
奈何去之虞丘子固辭王許之賜萊田
三百號曰國老

劉恕曰聖人因人而成大功愚者貪權而忌勝已
虞丘子悟樊姬之一言薦孫叔敖而莊王伯天下
謂之賢相可也奚獨楚哉

孫叔敖代虞丘子爲令尹狐丘丈人麤皮白冠來弔
曰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
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怨處之孫叔敖曰願聞餘教
丈人曰位高而意益下官大而心益小祿厚而施益
博謹此三者足以治楚矣或云叔敖沈尹筮相與友
叔敖游郢三年聲晦不知修行不聞沈尹筮曰令人
主上至於王下至於伯我不若子接俗說義調均以
適主心子不如我沈尹筮游郢五年楚王欲以爲令
尹讓曰期思鄙人孫叔敖聖人也王必用之王乃使
人以王輿迎叔敖爲令尹叔敖施教導民政緩禁止

吏無姦邪盜賊不起民皆樂其生不教而從化故三
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
已之罪也莊王盡傳境內之勞與諸侯之憂於叔敖
遂伯天下功迹著乎竹帛傳乎後世 莊王問於孫
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孫叔敖曰國之有
是衆非之所惡臣恐王之不能定王曰不定獨在君
乎亦在臣乎孫叔敖曰國君驕士曰士非我無道貴
富士驕君曰國非士無道安彊人君失國而不悟士
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道定矣桀紂以合其
取舍者爲是不合者爲非故亡而不知王曰願相國

與士大夫共定國是寡人豈敢以褊國驕士民哉
莊王好田獵弋射大夫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謀晉
晉必謀楚王無乃耽於樂乎王曰吾獵以求士也榛
藜刺虎豹者吾知其勇也攫犀搏兕者吾知其勁有
力也罷田而分吾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
楚國以安

四年春晉衛侵陳 秋赤狄伐晉

五年夏齊魯伐萊萊子爵 赤狄侵晉 是歲河徙

燕桓公薨宣公立

六年夏白狄會晉伐秦晉獲秦謀殺諸絳市六日而

蘇楚滅舒蓼 晉郤缺代趙宣子爲政 秋趙朔佐

下軍朔盾子也 冬楚伐陳 王使單襄公聘於宋

遂假道於陳以聘楚火朝覲矣道弗不可行野有庾

積場功未畢饕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民將築臺於

夏氏及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

不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道路不

可知田在艸間功成而不收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

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其能久乎

七年秋魯取根牟東夷國也 滕昭公毛夢子文公

繡立 晉成公與楚莊王爭強會諸侯于扈陳靈公

畏楚不會晉以諸侯之師伐陳成公夢于扈子景公
孺立 冬宋圍滕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陳其
亡乎吾驟諫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人君不直
其行不敬其言未有能保王公之號垂顯令之名者
也今君縱恣不亡必弑靈公以泄冶爲妖言而殺之
楚伐鄭晉救鄭鄭敗楚師 是歲衛成公夢于穆
公遯立

八年春齊歸魯濟西田 夏齊惠公夢于頃公無野
立 陳靈公淫于夏姬其子徵舒弑公 六月宋伐
滕 諸侯伐鄭 秋魯伐邾取繹 冬楚伐鄭晉救

鄭逐楚師 諸侯戍鄭 鄭子家卒國人討幽公之

亂斲子家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謚曰靈 是歲劉

康公聘魯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孫行父仲孫

蔑儉儉能足用族可以庇其長處魯乎叔孫僑如公

孫歸父侈侈則不恤匱憂必及之人臣而侈國家弗

堪亡之道也

九年春楚伐鄭 夏楚侵宋 冬楚莊王為夏氏亂

陳欲伐之使人視之還報曰其城高溝深而畜積多

寧國也王曰可伐陳小國而畜積多必賦歛重而民

怨上城高溝深則民力殫矣王遂與兵伐陳謂陳曰

深

無驚吾誅徵舒而已遂入陳殺夏徵舒因縣陳申叔
時謂莊王曰王以賊弑君徵兵諸侯以義伐之已而
利其地何以令於天下莊王曰善乃迎陳靈公太子
午於晉而立之是爲成公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
賢哉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 莊王使士亶傳
太子審辭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善在太子太
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王卒使傳之
問於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世詩禮樂令語故志
訓典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悛而不攝攝而不徹則
導之忠信義禮孝事仁文武罰賞而明齊肅以耀之

臨若是而不濟不可爲也 莊王之法曰羣臣入朝
至門馬蹄踐雷者斬其輶而戮其御太子犯令廷理
斬輶戮御太子怒入見王泣曰爲我誅廷理王曰立
法從今所以尊敬宗廟前有老主而不踰後有儲主
而不屬真吾守法之臣也益爵二級 令尹子佩請
飲莊王王許之而不往子佩曰臣有罪乎王曰聞子
具於強臺南望料山以臨方皇左江右淮其樂忘歎
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恐留而不能反也 莊
王以越政亂兵弱欲伐之杜子曰臣患知之如目也
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自見其睫莊躋爲盜於境內而

吏不能禁此政亂也王兵敗於秦晉喪地數百里此
兵弱也王之弱亂非越之下此知之如目也王乃止
初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反曰其憂在上其樂
在下賢臣沈駒在焉不可伐也明年又使觀之反曰
可矣沈駒已歿諂諛多在君之廬其君好樂而無禮
其下危處以怨上上下下離心伐之民必先叛莊王從
之

十年春楚莊王圍鄭三月克之而許之平六月晉救
鄭趙朔將下軍韓厥爲司馬楚敗晉于邲將軍子重
三言而不當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

王不食申侯請罪王喟然嘆曰賢君有師者王中君
 有師者伯下君羣臣莫若者亡我下君也羣臣又莫
 若吾恐亡也且世不絕聖國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
 獨不得何以食為莊王見天不見妖地不出孽則禱
 於山川曰天其忘余與 冬楚伐蕭宋蔡救蕭楚圍
 蕭蕭潰遂滅之 宋伐陳衛救陳

十一年春齊伐莒 夏楚伐宋 秋赤狄伐晉

十二年夏晉伐鄭 秋九月楚圍宋將軍子重諫曰
 君厨肉臭而不食尊酒敗而不飲三軍之士皆有饑
 色欲以勝敵不亦難乎莊王曰請有酒投之士有食

齊
 以

饋之賢是歲曹文公薨子宣公廬立

十三年夏五月宋及楚平 六月癸卯晉敗赤狄辛

亥滅潞獲長狄僑如之弟焚如鄭瞞由是遂亡赤狄

潞氏隗姓 秋七月秦伐晉晉敗秦師 周室既衰

暴君汚吏慢其經界繇役橫作政令不信上下相詐

魯宣公初稅晦春秋譏焉於是上貪民怨災害生而

禍亂作 冬魯蝻生

十四年春晉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趙莊子問於

狄封人曰吾聞狄雨沙三日雨血三日馬生牛牛生

馬信乎曰然莊子曰妖足以亡國也對曰雨沙蠶風

所飄也。兩血驚鳥擊於上也。馬生牛，牛生馬，雜牧也。此非狄之妖也。莊子曰：奚爲妖？對曰：其國數散，其君幼弱，諸卿貨大夫，比黨百官，肆斷而無告，政令不竟，而數變其士，巧貪而有怨，此其妖也。夏成，周宣榭火。冬，晉使士會聘于周王，享之，餼烝。士會私於相禮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今此何禮也？王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享，則有餼烝；唯戎狄則有體薦，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今叔父使士季修舊德，以獎王室，唯是先王之宴禮，以貽女余一人，敢設飫禘焉。胡有

子然其効戎狄也士會不敢對而退歸乃講聚三代
之典修執秩以爲晉法

十五年春晉使郤克聘于齊齊項公使婦人觀而笑
之克怒歸請伐齊 秋八月范武子謂其子燮曰郤
子之怒甚矣不逞於齊必發諸晉不得政何以逞怒
于人之怒必獲毒焉余將致政以成其怒無以內易
外也乃老郤克爲政 范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
莫也對曰有秦客庾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
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讓父兄也爾童子而三
掩人於朝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 是歲蔡文

公夢子景公固立 許昭公夢子靈公甯立

十六年春晉衛伐齊 秋邾人戕郕子于郕 楚莊

王夢子共王審立 魯宣公嘗夏濫於泗淵里革斷

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

罟罾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助宣氣也

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鳥獸成水蟲孕

水虞於是乎禁罝麗蕃庶物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

革匡我是良罟也爲我得法使有司藏之師存侍曰

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之不忘也 冬宣公夢子成

公肱立

齊
比

十七年春周劉康公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

十八年春齊伐魯取龍 衛侵齊夏齊敗衛 魯衛

乞師於晉以伐齊皆主卻獻子晉侯許之於是趙朔

莊子已卒欒書代將下軍六月壬申師于靡笄之下

癸酉陳于鞌卻克傷曰余病喙張侯曰三軍之心在

此車也其耳目在於旗鼓車無退表鼓無退聲軍事

集焉吾子忍之不可以言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甲

冑而効死戎之政也病若未死祗以解志三軍從之

齊師大敗 秋七月齊及晉盟使齊歸魯汶陽田

八月宋文公薨子共公固立 九月衛穆公薨子定公臧立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謂武子曰夫師郤子之師也其事臧若先則恐國人之屬耳目於我也郤獻子范文子欒武子見景公曰克也以軍命命三軍之士三軍之士用命變也受命於中軍以命上軍之士上軍之士用命書也受命於上軍以命下軍之士下軍之士用命 冬楚侵衛魯

十九年春晉帥諸侯伐鄭鄭敗晉于丘輿 夏鄭伐許 秋晉伐虜咎如討赤狄之餘虜咎如潰 冬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韓厥爲卿將新中軍 齊頃公

朝晉卻獻子曰寡君使克也不腆弊邑之禮爲君之
辱敢歸諸下執政以整御人苗棼皇曰卻子勇而不
知禮矜其伐而恥國君其與幾何 齊頃公歸而弛
苑囿薄賦歛不聽聲樂不食酒肉內愛百姓問疾弔
喪外敬諸侯從會與盟卒終其身國家安寧

二十年冬十一月鄭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伐
許取鉏任泠敦之田晉救許伐鄭取汜祭楚救鄭
是歲鄭襄公薨子悼公費立 燕宣公薨昭公立
二十一年夏梁山崩晉景公召伯宗絳人謂伯宗曰
策於上帝國三日哭以禮焉從之 伯宗朝以喜歸

告其妻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智似陽子對曰
陽子華而不實主言而無謀難及其身子何喜焉諸
大夫莫子若也然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盍
亟索士整庇州犁焉得畢陽及樂弗忌之難諸大夫
害伯宗畢陽送州犁于楚 冬十一月己酉王崩子
簡王夷立 初吳周章卒子熊遂立卒子柯相立卒
子彊鳩夷立卒子餘橋疑吾立卒子柯盧立卒子周
繇立卒子屈羽立卒子夷吾立卒子禽處立卒子轉
立卒子頗高立卒子句卑立卒子去齊立是歲去齊
卒子壽夢立吳始益大壽夢稱王吳之年始可紀

齊

簡王

元年春二月魯立武公之宮爲武世室 魯取鄆鄆

附庸也 三月晉衛鄭伊洛之戎陸渾蠻氏侵宋

夏四月丁丑晉遷都新田亦謂之絳以絳爲故絳

六月鄭悼公夢弟成公膾立 秋魯侵宋楚伐鄭

冬晉救鄭 晉侵蔡楚救蔡

二年春吳伐鄭鄭已姓于爵 秋楚伐鄭諸侯救鄭

楚亡大夫申公巫臣在晉使其子狐庸爲行人於

吳教之射御導之伐楚吳始大通於上國

三年春晉使魯歸汶陽之田于齊 晉侵蔡遂侵楚

晉趙嬰通于趙朔之妻晉成公女莊姬其兄趙同趙括放嬰于齊莊姬譖之於景公曰同括將爲亂欒郤爲徵夏六月討趙同趙括殺之朔子趙武從其母莊姬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景公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劉恕曰史記晉世家景公十七年誅趙同趙括復令庶子武爲後其年及事與左氏略同趙世家云晉景公三年屠岸賈攻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朔之及人程嬰匿趙氏孤兒武於山中十五年景

公有疾與韓厥謀立趙武攻滅屠岸賈復與趙武
田邑案左傳成二年晉景公之十一年欒書將下
軍則於時朔已歿矣據此說殺趙同括後十五年
乃立趙武而外傳晉語趙文子冠見諸大夫皆不
言趙氏復立惟郵無正謂趙簡子曰昔先王文子
少墮於難失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係基於其身
以克復其所諸書多言程嬰公孫杵臼之事不知
其然乎晉趙世家與春秋內外傳不相符合其說
近誣

趙武冠見欒武子曰昔吾逮事莊王華則榮矣請務

實乎見中行宣子曰惜也吾老矣見范文子曰賢者
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爲寵驕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
之見郤駒伯曰壯不若老者多矣見韓獻子曰成人
在始與善如艸木之產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
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又何加焉見智武子曰成
子之文宣子之忠事君必濟其可忘乎見苦成叔子
曰抑年少而執官者衆吾安容子見溫季子曰誰之
不如可以求之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曰從欒伯之言
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智子之
道善矣三郤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 冬晉魯伐鄭

四年楚共王曰孤有德於鄭使人來盟鄭成公私與之盟 秋成公朝晉晉曰鄭私平於楚執之使樂書伐鄭楚侵陳以救鄭 冬十一月楚伐莒戊申入渠丘庚申莒潰楚遂入鄆 秦及白狄伐晉 鄭圍許 是歲齊頃公薨子靈公環立

五年春衛侵鄭 三月鄭公子如立公子繻為君

夏四月鄭人殺繻立成公太子髡頑子如奔許 晉景公有疾 五月立太子州蒲為君會諸侯伐鄭辛巳晉歸鄭成公 六月丙午晉景公薨州蒲立是為厲公

通鑑外紀卷六 周紀四
七年夏狄侵晉 秋晉敗狄

八年春三月魯成公將朝周使叔孫僑如先聘且告見王孫說與之語說言於王曰叔孫享覲之幣薄而言諂殆請之也若貪陵之人來而盈其願是不賞善也且財不給王遂不賜禮如行人成公至仲孫蔑爲介王孫說與之語說讓說以語王王厚賄之 劉康公成肅公會晉厲公伐秦韓厥將下軍 夏五月丁亥晉以諸侯之師敗秦于麻隧 曹宣公薨 秋公庶子負芻殺太子而自立是爲成公

九年秋八月鄭伐許敗還戊戌鄭復伐許庫子入其

鄂 九月衛定公有疾立子衎爲太子 冬十月公

薨太子立是爲獻公 是歲秦桓公薨子景公后立

莒渠丘公朱薨厲公孫犁比公密州立

十年春晉會諸侯討曹成公執而歸諸京師 夏六

月宋共公薨少子平公成立 楚侵鄭及衛鄭侵楚

取新石 冬十一月許靈公畏鄭之偪請遷于楚辛

丑楚遷許于葉

十一年夏四月滕文公薨子成公原立 鄭伐宋宋

敗鄭于洧陂鄭敗宋于洧陵 衛伐鄭 晉厲公將

伐鄭使苦成叔及欒黶與齊魯之師范文子曰諸侯

皆叛則晉可爲也。唯有諸侯故擾擾焉。諸侯難之本也。得鄭憂滋長焉。用鄭卻至曰。然則王者多憂乎。文子曰。我王者乎。寡德而求王者之功。故多憂。楚共王帥東夷救鄭。晉人欲爭鄭。范文子曰。能內睦而後圖外。盍姑謀睦乎。今司寇之刀鋸日弊而斧鉞不行。內猶有不刑而况外乎。唯厚德者能受多福。無德而服者衆。必自傷。今勝荆與鄭。吾君將伐。智而多力。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暱。奪諸大夫田而益婦人。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將幾人。戰若不勝。晉國之福也。戰若勝。其產將害大。盍無戰乎。欒武子曰。韓邲箕之役。晉有

晉人

大恥三今我任晉國之政又以違蠻夷重之雖有後
患非吾所知也范文子曰晉國故大恥君臣不相聽
以爲諸侯笑也 六月甲午晦荆壓晉軍厲公使擊
之欒書請俟齊魯之師郤至曰楚師將退我擊之必
以勝歸夫陳不違忌一間也南夷與楚來而不陳二
間也楚與鄭陳而不整三間也士卒在陳而譁四間
也衆聞譁則必懼五間也鄭將顧楚楚將顧夷莫有
鬪心不可失也公說敗楚師於鄢陵射共王中其目
欒書是以怨郤至楚師宵遁晉將穀范文子曰吾庸
知天之不授晉且以勸楚乎德福之基也無德而福

隆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無日矣 秋七月尹武公會諸侯伐鄭晉以諸侯之師侵陳蔡曹人請于晉晉歸曹成公魯叔孫僑如晉郤犢欲去季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魯成公使子叔聲伯如晉謝請季文子郤犢欲予之邑弗受歸鮑國問之對曰苦成叔家欲任兩國而無大德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其君驕而多私勝敵而歸必立新家不因民不能去舊非多怨民無所始其身不能定焉能與人邑 冬十二月晉厲公使郤至告慶于周見邵桓公與之語邵公告單襄公曰溫季曰

微我晉不戰矣楚敗晉不知乘我則強之戰而勝是
吾力也若是而知晉國之政楚越必朝吾曰子則賢
矣抑晉國之舉也不失其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曰
昔荀伯自下軍之佐以政趙宣子未有軍行而以政
今欒伯自下軍往若佐新軍而升爲政不亦可乎襄
公曰君子不自稱非以讓惡其蓋人故王天下者必
先諸民則能長利郤至佻天之功以爲己力不亦難
乎兵在其頸不可久也

十二年春正月鄭侵晉衛救晉侵鄭 夏五月尹武
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 晉范文子反自鄆謂其宗

祝曰以德勝者猶懼失之况驕泰乎君多私今以勝
歸私必昭難必作吾恐及焉爲我所歿先難爲免
六月戊辰文子卒乙酉盟于柯陵單襄公謂魯成公
曰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當之晉侯視遠而足高目
不在體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郤氏晉之寵人也三
卿五大夫可以戒懼矣今郤錡之語犯郤欒之語迂
郤至之語伐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誰能忍
之雖齊國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
招人過怨之本也吾聞國德而鄰於不修必受其福
今君偏於晉而隣於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 楚救

開

鄭 冬十月諸侯伐鄭楚救鄭 齊國佐惡慶克淫
亂 十一月殺克以穀叛靈公與之盟而復之 鄆
陵之戰晉獲楚王子發鉤欒書怨郤至使發鉤告厲
公曰郤至使人勸楚王戰及齊魯之未至也微郤至
王必不免公以告欒書書曰臣固聞之郤至欲爲難
使苦成叔緩齊魯之師戰敗將納孫周事不成故免
楚王今君若使之於周必見孫周郤至聘於周公使
覘之見孫周厲公卽位以來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
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繼威服四方而無所訕
遂合諸侯於柯陵氣克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伐

習而多力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暱內無輔拂之臣外
 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導諛 十二月使胥之
 昧夷羊五刺卻至卻犖卻錡錡謂至曰君不道於我
 以吾宗黨夾而攻之雖歾必敗君必危卻至曰武人
 不亂智人不詐仁人不黨鈞之死也不若聽君之命
 皆自殺於榭尸諸朝納其室以分婦人國人不蠲長
 魚矯脅樂書中行偃公不忍殺長魚矯曰臣脆弱不
 能忍俟也乃奔狄 樂書中行偃圍厲公於匠麗氏
 召韓獻子獻子曰弑君以求威非吾所能為也偃欲
 伐之書曰其身果而辭順犯順不祥伐果不克舒庸

齊
 以

人以楚師之敗道吳人圍巢及釐虺伐駕楚襲舒庸
滅之 是歲燕昭公夢武公立 邾定公夢子宜公
恆立

十三年春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囚厲公六日而
弑之厲公所以死者無德而功烈多服者衆也諸侯
莫之救百姓莫之哀魯邊人以告成公曰臣殺其君
誰之過也里革曰君之過也君人者其威大矣失威
而至於殺其過多矣 初晉襄公之曾孫桓叔捷之
孫惠伯談之子周辟難適周事單襄公立無跛視無
還聽無聳言無遠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

通鑑外紀卷之二 周紀四 三
怡襄公有疾召項公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
其行也文天地所祚小而後國敬忠信仁義智勇教
孝惠讓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其昭穆又近可以得
國晉仍無道而鮮胄其將失之必早善周厲公既歿
欒武子使智武子彘恭子迎周于京師庚午大夫逆
于清原周曰人有元君將稟命焉稟而棄之是焚穀
二三子之虐也稟而不材是穀不成孤之咎也二三
子爲令之不從故求元君而訪焉孤之不元廢也誰
怨元而以虐奉之二三子之制也圖之進退願由今
日大夫對曰辱君之允令敢不承業乃盟而入 甲

申晦齊以慶氏之難殺國佐 二月乙酉晉悼公卽
位定百事立百官育門子選賢良興舊族出滯賞畢
故刑赦囚繫宥間罪薦積德逮鰥寡振廢淹養老幼
恤孤疾年過七十公親見之稱曰王父使呂宣子將
下軍彘共子將新軍而稱呂錡之功士武子文子之
德故以彘季屏其宗使令狐文子佐之而稱魏顆退
秦師之勳以趙武爲卿以士貞子帥志博聞宣惠於
教右行卒能以數宜物定功樂糾能御以和於政荀
賓有力而不暴祁奚果而不淫羊舌職聰敏肅給魏
絳勇而不亂張老智而不詐鐸遏寇恭敬而信彊籍

通鑑外紀卷之六 周紀四
偃惇帥舊職而恭給程鄭端而不淫好諫而不隱使
爲太傅下至贊僕樂伯請公族大夫公曰荀家惇惠
教之則徧而不倦荀會文敏導之則婉而人樂厲果
敢諗之則過不隱韓無忌鎮靜修之則壹使茲四人
者爲之魏絳驩子也 夏六月鄭侵宋遂會楚伐宋
取朝郟幽丘伐彭城納宋魚石 秋八月己丑魯成
公薨子襄公午立年三歲 冬十一月楚伐宋晉救
宋晉韓厥將中軍爲政 十二月晉合諸侯于虛打
謀救宋宋人辭諸侯而請師圍彭城晉使張老延君
譽四方且觀道逆者

十四年春正月諸侯圍宋彭城彭城降晉 夏五月
晉帥諸侯伐鄭入其郛 晉侵楚及陳 秋楚救鄭
侵宋鄭侵宋取犬丘 是歲王崩子靈王泄心立

資治通鑑外紀卷第六 終

通鑑上巳

通鑑上巳

三

通鑑外紀卷六
周紀四

三

開化圖書館

Kais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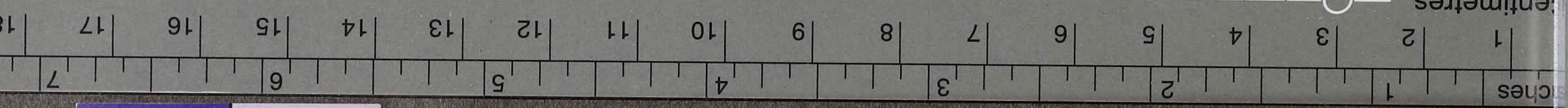
Kaic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Washua Library

開化圖書館

Wahua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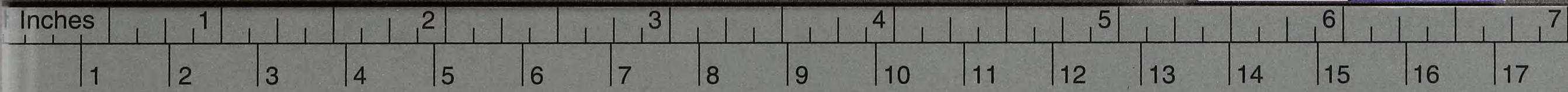


資治通鑑外紀
二

開元圖書館
Wakana Library

開化圖書

Kaichua Library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